

宋

會

要

營田莊田附

案此門亦同言莊田因附不另立門

宋會要營田雜錄

凡諸路惟襄定唐三州有營田使或營田事通亦同領其事而河北轉運使兼西路招置營田使河東轉運使兼東路招置營田使太宗端拱二年二月一日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監鈐判官膳部

朕注並通
考一餘

此條上下有
脫文

郎中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鹽鈇判
官駕部員外郎索相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 十二日詔曰農為邦本食
乃民天遐觀載籍之格言此實帝王之急務將令敦本無出勸農且思河
朔之間富有膏腴之地法其井賦令作方田三農必致於豐穰萬世可知
於利濟今遣陳恕樊知古等河東轉運使藏丙副使孔憲充逐路招置營
田副使往彼興功眷惟黎庶各有耕桑聞茲創置之言諒積歡呼之意
先是雍熙三年岐清閔君子館敗剏之後河朔之地農桑失業者衆屯戍
兵又陪於往日故遣恕等為方田積粟以實邊 至道二年七月太常博士
直史館陳靖上言願募民墾田官給耕具種糧五年外輸租稅帝覽之
喜謂宰臣曰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者多矣或知其末而暗其本有其說
而無其用陳靖此奏甚詣理可舉而行之因召請對獎諭賜食而遣之呂
端奏曰望令三司詳議其可否從之時皇甫選等相度宿毫陳蔡鄧許隸
等七州荒田共二十餘萬頃及靖建議興置京東西諸州荒田招召人戶
耕種選等乃上言請將所相度到七州荒田付靖一處興置臣等乞別賜
差遣從之 真宗咸平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左正言耿望為右司諫直
史館京西轉運使朱台符並兼本路制置營田事 五年正月順安軍兵

馬都監馬濟建議自靜戎軍東擁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
田於其側詔可其請差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往彼勾當興置仍令鎮州總
管石普護其役踰年而畢三月三日京西轉運使張選言廢襄州蠻河
營田務已召民請佃量出租調公私便之此務前轉運使耿望奏置於荆
湖市牛聚兵耕作所得稻利不償其費復遣部民吞變甚有勞擾至是選
奏罷之六年九月十三日莫州總管石普等言准詔浚靜戎順安軍界
營田河道畢功詔獎普等賜將士緡帛有差景德元年四月六日遣閻
門祇候郭盛等乘傳詣靜戎順安軍按視河渠與長吏等同經度以聞
先是周懷正齎順安靜戎軍營田河道圖進呈帝參驗前後所奏異同自
順安軍築堰聚水至靜戎軍而靜戎地勢高阜慮勞而無功知靜戎軍王
能又言此河之北有古河道自靜戎至順安軍通流歲或雨水亦通舟楫
可以經度開導故遣盛往視之二年詔緣邊州軍有屯田處長吏並兼
制置營田屯田事兼舊使者如故仁宗天聖四年九月詔廢襄唐二州
營田務令召無田產人戶請射充為永業每頃輸稅五分諸州所產耕兵
牛畜並放還本處廨宇營房因倉惠毀拆入官其請佃之人願要者即估
價給之先是二州營田皆無稅荒地襄州凡四百八頃餘八十畝唐州

百七十頃自咸平二年轉運使耿望奏置每歲於屬縣差借人戶牛具至
夏又差稱耘人夫六百人秋又差刈獲人夫千五百人歲獲利倍多及望
解職轉運使張選改其法召水戶四十一戶分種出課未幾水戶許免其
役遂罷之景德二年轉運使許遜復奏興是務而所獲課利甚薄至是轉
運使言其非便詔屯田負外郎劉漢傑與本路轉運使二州知州通判同
共規度漢傑上言比較襄州務自興置已來至天聖三年所得課利都計
三十三萬五千九百六石九斗二升依每年市價組計錢九萬二千三百
六十五貫每每年所支監官耕兵軍員請受及死損官牛諸色費用凡十
三萬三千七百四貫十三文計侵用官錢四萬一千三百四十二貫四十
六文唐州務自興置至天聖三年所得課利計六萬四千九百三十一石
四斗六升依每年市價組計錢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八貫五百三十四
文將每年所支本務軍員監官請受及死損官牛諸色費用計侵用官錢
萬四千三百六十八貫一百一十四文故有是詔 寶元二年九月詔河
北轉運使自今並兼都大制置營田屯田事 慶曆元年十月十八日詔
陝西轉運司令空閑地置營田務候見次第當議酬獎 是月詔陝西用
兵以來本路所欠稅賦及內庫所出留兩川上供金帛不可勝計而猶軍

儲未備宜令逐路都總管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計 二年正月十四日詔
以同州沙苑監放牧田為營田 五年二月詔并代路經畧司其寄嵐軍
火山軍禁地有間田在邊壕十里外者欲請佃聽之 十二月詔陝西西
路總管及轉運並兼營田使轉運判官兼管營田事 神宗熙寧三年六
月七日知秦州李師中言王韶申欲於甘谷城等處未招到弓箭手空閑
地一千五百頃乞差官從三五頃至一二十頃以上逐段標立界至委無
侵犯蕃漢地土然後欲憑出勝依奉朝旨召人耕種緣本司先准中書劄
王韶募人耕種止標撥荒閑地不得侵擾蕃部今韶延欲指占極邊見招
置弓箭手地有違詔旨臣恐自此秦州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蓋韶初獻
議而朝廷即依所奏初未嘗令臣相度欲乞再委轉運司一員重行審定
詔遣權開封府判官王克臣內侍省押班李若愚按實以聞 七月十一
日詔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司王韶具析本所欲耕地十頃所在以
聞 先是韶召對言邊事以為自成紀縣至渭源城荒土不耕者何啻萬
頃可撥十頃治之至是許之故有是命 十月二十二日詔前知秦州尚
書右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落天章閣待制降授度支郎中知舒州
秦鳳路都鈐轄皇城使帶御器械向寶落帶御器械為本路鈐轄秘書省

著作佐郎王韶降授保平軍節度推官依舊提舉秦州西路蕃_部及市易司
初遣王克臣李若愚按師中及韶所論市易利害及閑田頃畝克臣等奏
與師中不叶而朝廷疑其不然復下沈起起奏韶所說荒地不是的實處
雖實有之然今來可檢踏召人耕種恐西蕃諸族見如_也興置以為是朝廷
招安首領各授以官職科錢後令獻納地土人情驚疑則於招安之計大
有所害欲乞權罷墾田之議俟招安諸蕃各已信服人情通順然後為之
未晚於是侍御史_{雜事}謝景溫言近聞起體量甘谷城弓箭手地稍多乞
候邊事稍寧日根括施行緣韶元奏自渭源城至成紀縣沿河良田不耕
者萬頃乞擇膏腴者千頃歲取三十萬石濟邊儲今甘谷城去渭水遠韶
韶昔日所指之處乃以此為名避當日欺妄之罪昨克臣若_也奏奏無此
閑田實舜卿亦稱但打量得田一頃四十三畝興起所奏各有異同而起
亦徇韶之情妄以他田為解附下罔上乞降韶元狀遣推直官一人往體
量就推劾如有矯偽重行譴責御史薛昌朝亦言韶妄進狂謀邀功生事
今起體量多與克臣等不同兼起妄指甘谷城地附會韶言乞以韶師中
前後所上文字及克臣起等節次體量事狀付有司推劾各正其罪時中
書謂起未嘗指甘谷城地通作韶所言地之數而師中實前在秦州稽苗

朝旨奏報反覆寶與韶更相論奏各有曲直韶又以妄指閑田特有是責其後知秦州韓鎮按視乃言實有古渭寨弓箭手未請空地四千餘頃乃復韶官如故五年四月十日權發遣延州趙高乞差通判范子儀及機宜官魏璋左文通等根括閑田及提舉招置弓箭手從之先是高管勾本路機宜文字上營田議曰昔趙克國興屯田以破先零唐宰相婁師德嘗為檢校營田使而河壠右三百六十屯歲入六十餘萬石今陝西雖有曠土而嘗耕墾朝廷屯戍不可撤而遠方有輸納之勤願以閑田募民耕種以紓西顧之憂詔以其事下經畧安撫使郭達達言今懷寧寨新得地百里已募漢蕃戶使為弓箭手實無閑田以募耕者故至是而復乞根括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熙州王韶言乞以河作過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外其出坡地招蕃弓箭兵手每寨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為額每人給地一頃蕃官兩頃大蕃官三頃仍召募漢人弓箭手等充甲頭候招及人數補節級人員與蕃官同管勾自來出軍多為漢兵盜殺蕃兵以為首功今蕃官各情願依正例點面或手背為弓箭手字號訖更於左耳前刺蕃兵字詔止刺耳前字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詔罷十一月七日權提點秦鳳路刑獄公事鄭民憲以熙河營田圖籍未對乃詔民憲兼都大提舉

熙河營田弓箭手

今辟官屬以集事其法給田畝大

熙河多美田朝廷委興營田奏辟官屬共集其事至

是始以其圖籍入對

九年正月十三日提舉熙河路營田弓箭手鄭民

憲言本路創置弓箭手深在荒境以歲荐飢未甚著業若令自備功力種

子耕佃公田即恐人心不能無搖動乞候將來稍稔推行從之先是吳

充言熙河經略雖定然軍食一切猶仰東州輓運則人不給和糴則猶民

乘時要價二者之弊在於未有土地之人按漢唐實邊之策惟屯田為利

近聞鮮于師中建請朝以既置弓箭手重於改作故裁令試治百頃而已

然屯田行之於今誠未易惟有因今弓箭手以為助法公田似有可為且

以熙河四州較之無慮一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為公田大約中歲畝收

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水旱肥瘠三分除一亦可得十萬詔差太常寺

主簿王君俞赴熙河路與鄭民憲同商議推行次第故有是奏十九日

熙河路經略安無使言奉詔相度本路弓箭手田土今提舉營田司將洮

西弓箭手單丁耕種不及空閑田土即具逐州軍權差廂軍耕種官置牛

具農器每人一頃令所屬堡寨使臣道路巡檢主管趁時耕種成收入官

於每終將弓箭手并今來官中所種過田土比較優劣賞罰如弓箭手可

以耕種即令將依將名下田土耕種仍不管空閑着詳委實經久可行仍

乞差主管河州農田水利兵馬鈐轄李浩均度地土措置聞奏從之 六月十九日權提點秦鳳等路刑獄公事兼都大提舉熙河路營田弓箭手公事鄭民憲言逃走弓箭并營田地土昨多方設法召人請今來認租課乞許就近於本城寨送納仍特與蠲免支移折變從之 十年二月六日中書門下言熙河路相度官莊霍翔乞先將熙州城下營田見今租課地一百一十頃七十五畝故可以興置官莊及乞於見任京官選人使臣諸色人據合用員數差請勾當今欲且將熙州地差弓箭手學共治其所差官破與當直兵士京官士人選人使臣五人効用三人如更有續發到土地依此施行從之 元豐元年二月九日都大提舉營田司言京東西官私瘠地五千八百餘頃乞依例差使臣等主管從之 六月一日京東体量安撫黃康言澶州及京東河北淤官地皆土腴乞募客戶依其土俗私出牛力官出種子分收選曉田利官兩員詣京東河北計會轉運提司及逐縣令佐相度招募客戶自今秋營種并下司農寺詳定條約從之令轉運選官如係收地即令提點刑獄司選差 七月一日詔尚書主簿中鄭民憲前任經畫熙河路營田等有勞特陞兩任 十月二十七日經制熙河路財用司言四州軍依朝旨標撥官莊田外乞於近城各更擇沃土二

六月十五日都大
提舉淤田司請
以雍邱縣黃
西等十棚牧地
為官莊田從
之

添十月
十六日上

千頃為營田專差使臣等主管從之 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總制熙河路
邊防財用司言岷州康川荔川閬川寨通遠軍熟羊寨營田乞依官莊例
募永濟卒二百人其永濟卒通以千人為額以給十六官莊四營田工役
其請給並從本司自辦從之 十二月十八日詔開封府界收地可耕者
為官莊從都大提舉淤田司請也 三年二月八日提點永興軍等路刑
獄駕部員外郎王孝先知邠州孝先言淤田營田司自熙寧七年至十年
費錢十五萬五千四百餘緡 六月十五日都大提舉淤田司請以雍丘
縣黃西等十棚牧地為官莊田從之 五年二月十五日詔提舉熙河等
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為一司隸經原路制置司許奏舉幹當公事官一
員准備差使使官三員給公使錢千緡 六月四日熙河經畧安撫司言
蘭州內外官屬法撥撥地為主田今新造之區居民未集耕墾人牛之具
皆強役之乞計數給以錢鈔而苗其地以為營田或募弓箭手從之 七
月七日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司康識言與兼提舉營田張太
寧同議立法乞應新收復地差官以千字文分畫經界選知農事廂軍耕
佃每頃一人其部轄人員節級及雇助人功歲入積罰並用熙河官莊法
餘並召弓箭手人給二頃有馬者加五十畝營田每五十頃為一營差諸

農事官一員幹常許本司不拘常制舉選人使臣請給依陝西路營田司
法不滿五十頃委付附近城寨官兼管月給食錢三千從之 六年十二
月一日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司言新復境土堡寨漸修築畢
可興置營田內定西寨龕谷寨輸木空堡四處營田見闕農作廂軍二百
人部轄人員軍典十九人乞依熙河路修城鳳翔府簡中保寧指揮簡填
闕額法許本司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廂軍及馬遞鋪卒選募人給裝錢
二千從之 七年七月十日知太原府呂惠卿言兵事未息人兵未可全
減莫若廣勸公私耕種為急今若使邊地益墾則邊戍可益邊民稍蘓無
責糴遠輸之患麟府豐三州兩不耕地可以時出兵開墾伏詳橫山一帶
兩不耕地無不膏腴過此即沙磧不毛今乘羗虜未賓出兵防拓廣耕疾
種因其蹂踐從而掩擊漸移堡鋪向外把截更不須深入而拓地日廣并
可以招置漢蕃弓箭手承佃或營田軍以抵戍兵則邊費省矣願推之陝
西諸路陝西諸路經畧司詳酌施行 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十八日熙河
蘭會路經畧司言乞將新復岷州一帶地土依舊令定西城招置弓箭
手耕種從之仍許於從來已耕占地土內耕種不得更有侵畧別生邊事
元符二年十月九日河東路經畧事幹當公事陳敦復言本路進築堡

寨自麟石應延南北僅三百里田土膏腴若以廟軍及配軍營田一千頃
歲可入穀二十萬石可下諸路將犯罪合配人揀選少壯堪田作之人配
營田司耕作從之二十五日樞密院言涇原路環慶廊延熙河蘭會河
東路新復城寨地土例皆闢人耕種諸路廟軍若募前去與免諸雜役使
必有應募之入從之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提舉河東路營田司言準樞
密院劄子本路新復城寨闢人耕種今京西淮浙等路應管廟軍器畧略
司分擘耕種今東諸路軍不會耕種陸田兼杭州等處廟軍尤更不耐本
路田野寒凍已有疾病欲將京西等路并本路州軍發來耕種廟軍內委
是不堪田作之人送本路州軍充廂軍京西等路廟軍或乞計口給券發
遣元差州軍從之大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臣僚言自復西寧州招置
之術失謂勸制之法未興不取地利惟仰輸併力飛輓增價買糴僅濟目
下急潛滋久遠之弊內外章制莫不窮矣望速委帥臣監司講求弓箭手
敷足蕃部著業之術或誘或拘責以耕耘田既墾則穀自盈募既充而兵
益振矣詔熙河洮岷前後收復歲月深久得其地而未得其利有其民而
未得其用地利不闢兵籍不敷歲仰朝廷供億非持久之道覽所奏陳頗
究利害之原可令詳究本末條畫奏上其後政和五年知西寧州趙隆

請引宗河水灌溉本州城東至青石峽一帶川地數百頃從之

高宗
紹興元

年五月二十三日沅州言本州熙寧七年創置為郡自後拘籍地土撥充屯田作營田其餘召人請佃租米約有萬計遂指畫括係官田標給分數招置弓弩手共十三指揮計四千二百八十一人自靖康調發往往不還自建炎四年至今並無顆粒應副支遣今將闕額刀弩手荒閑田權召承佃濟助歲計乞許本州揀選招填補及二千人教習武藝防遏邊疆候將來承佃安居樂業別具條陳從之 二十六日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解潛言本鎮所管五州軍一十六縣絕戶甚多見拘收通舊管諸色官田不可勝計今盡荒廢可惜見一面指置屯田召人耕墾分收子利已恭依分鎮便宜望詔旨移牒直秘閣宗綱權屯田使樊賓權屯田副使措置就緒日相度減罷伏望詳酌施行已降旨揮許置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同措置營田官各一員令解潛奏辟詔宗綱差充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營田官樊賓差充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同措置營田官餘依八月二十三

日臣寮言應變權宜莫如屯田之利今師徒所聚多緣糧餉乏絕輒致逃亡寢成鈔掠然而願耕者衆要須朝廷有以處之唐李泌當肅宗時關中

新遭安史之亂，關東成卒多欲遁歸，泌建屯田之策，市耕牛鑄農器，給田以耕。歲終，則官糴其餘。成卒乃定邊備，益修其後。德宗奉天之難，陸贄亦獻此謀。粗如泌策，依劾趙克國舊制。趙時使事雖有不同，要其成功，均於兵食。兼足東南之地，雖非關中之比。今沿江兩岸沙田，圩田頃畝不可勝計。例多荒閑。近者張琪占據蕪湖圩田，兵食遂足。繼緣迫逐，決水灌田。舊圩盡壞。曩時官得歲課數萬石，一旦失之，旁侵民田，為害更甚。及聞趙霖於河州境內屯集耕墾，頗亦有方。屯田之利，無可疑者。臣欲望朝廷委能臣先於沿江南岸與州縣官司同其相視，檢察元係官田，見無佃戶耕墾，委是荒閑，去歲計度頃畝，條畫利害，團甲多寡之數，營屯向背之宜，參酌古今，務令簡便。朝廷更加詳酌，決可施行。然後置營田使，以統之。與安撫大使參酌其事。募兵若民，以耕權撥一年折帛錢，以為本錢。市耕牛農器，種類之屬，及為歲終收穫之資，使募之人出則戰，入則耕，食足兵強，指日可冀。勘會兩浙淮南州縣，昨因兵火之後，民間荒廢田土甚多。雖合徵古屯田之數，募人耕墾，緣難以速度措置。欲委官躬親前去相度，措置條具利害，以聞從之。九月二十七日，臣僚言嘗被旨令條畫屯田利害，臣退而考閱，自井田廢而阡陌開，至漢昭帝始元二年，詔廢習戰射士，詣朔方

常行之天聖
二年有上封事
乞膏福建路
屯田監祭御
史朱諫上言以
為此田
添耕種已四十
年上

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始有屯田之令其後宣帝時趙充國擊先令羌乞
田屯田以困羌條上十二便宜果足以克羌自後更三國六朝若曹操屯
於許下諸葛亮屯於渭濱鄧艾屯於淮南羊祜杜預屯於荆湘應詹屯於
江西荀羨屯於石甌皆有見効其遺迹可考也隋唐以來頗采舊聞行之
至今沿江諸郡尚有屯田租種之名則江浙亦嘗屯田矣本朝自淳化以
來始用何承矩措置北邊屯田開墾之利以限北虜相繼西北二邊益
廣屯田至准南京西邊路等處率耕墾已四十餘年雖有屯田之名父子
相承以為己業乞罷估賣則知屯田嘗行之福建矣今唯陛下將議興復
之圖暫駐清蹕經營四方欲因沿江荒閑之田募人耕屯用為籬落兼資
儲餉此誠計之得也今將古今屯田利便可施於江浙者纂其略附著於
篇號曰屯田集議謹錄上聞今開列如左臣前件條畫蓋考之國史之所
載參之土俗之所宜不啻於今不悖於人伏望乞聖慈時因萬機之暇特
賜省覽儻或一介藹羌之見有足以備採擇欲乞付外參酌諸臣之議而
行之庶幾輯寧失業之民休養更戍之卒壯兵威資國計一舉而兩得之
豈曰小補詔令戶部限日勘當申尚書省 二十八日臣僚言契勘舊
興軍中百年以來依倣屯田之法開闢隴畝勸督耕耘將欲就緒欲望督

責諸鎮各從方俗之便速舉屯田之法務農重穀以為儲積則糧食皆足
 軍聲益張詔令工部與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已降臣僚上言屯田利害指
 揮一處參酌以聞十月十三日臣僚言屯田之利宜先招集流散之民使
 之復業民力既豐則可以為用其民力不足之處及官田逃田方可募兵
 以耕近見王寔措置詳於兵而略於民恐有侵奪遂失本意望付之大臣
 今寔等子細商量勿於經理之初先失民心以妨大計從之十五日河
 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措置營田官任直清言伏見河南殘破民之歸業
 者未東其所營田全籍軍兵如創置營田官恐力微難以號令欲乞特全
 翟興帶領營田使庶易於措置仍乞將措置到事先次施行續具已施行
 畫一申奏又營田官未審與本鎮官如何序位詔並依其序位依帥臣下
 屬官例施行同日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言江州南康興國軍界赤
 地千里無人耕種乞依淮南兩浙路專委監官措置營田詔依仍令帥臣
 同共措置十一月十四日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解潛言
 辟差公安知縣承議郎孫倚措置營田倚任內布種率先辦集於民不擾
 比之一路頃畝最多既効忠勤宜加褒賞詔孫倚可特轉兩官二年二
 月七日三省言傳崧卿乞淮南營田減租課文字因奏其說可行便使未

悅建炎以來
 條

收租課但得人人耕種家家積粟即是人主之富緣人主與人臣不同人臣有東家西家之異人主以天下為家何有彼此上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鄉言極是 三月十日淮南東路提刑兼營田副使王寔言被旨措置營田勸誘人戶或召募軍兵請射布種今相度先將根括到江都天長縣未種水田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九頃陸田一萬三千五百六十六頃分撥諸軍趁時耕種詔權許候有人戶歸業識認日申取朝廷指揮 四月二十四日臣僚言竊見朝廷講屯田之策久矣略未見有所施設願詔劉光世軍中將校有能部卒伍就耕者優加爵賞歲入悉分其衆自餘曠土益募民墾闢每能率三五百人或千人乃至數千人遞補以官三歲勿富則所在土豪及懷歸之人自常有應募者事成皆許優與遷轉利之所在人所樂趨雖使之自戰自守可也今歲閏四月稻田或尚可種唯旱田乏詔劉光世措置施行 七月九日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言屯田營田人戶荒田及逃戶官田被人指射及軍兵耕種者限二年識認已種者候收畢給之過限者官司並不受理工部言人戶自軍興後來流移遠方道路梗澁竊慮於限內未能歸業欲下本鎮立限三年從之 二十四日左司諫吳表臣言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田事件甚有條理委是究心

乞下本鎮將府縣兼行官吏措置勸諭最先宣力之人具名來上特與推
 賞其陳規仍降敕書獎諭詔曰敕陳規卿體國盡忠守著稱治當中原之
 未定念南畝之多荒兵食弗充農收蓋寡乃別營屯之制用興稼穡之功
 軍民不雜而無爭畔之詞官吏不增而無加粟之費得魯侯之國同漢將
 將之留田東作西成居有要生之利緩耕急戰人懷赴敵之心條理不煩
 施設可法載觀績効深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悉知 八月十二日樞密
 院言准南州軍見屯軍措置防秋難以行營田竊慮糧食未濟理宜資助
 詔傳密卿斟量逐州人兵多寡量行應副錢糧接濟軍用 十一月四日
 中書門下省言直徽猷閣充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近措置營田等事
 已降指揮與轉一官依條止合減四年磨勘詔霖久在江北委有勞効與
 轉行一官 十八日中書門下省言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甚廣詔令孟
 庾韓世忠措置將兵馬為屯田之計休儆陝西弓箭手法所貴耕植漸廣
 以省國用以寬民力十二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伏觀德安府復州漢陽軍
 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田事頗有條理深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欲望將陳規
 所由畫一全淮南諸鎮撫使依倣而行之其府縣勸諭宣力官吏令逐鎮
 保明推賞詔委都司檢詳官參照陳規申請畫一并前降指揮限十日條

具以聞 同日中書門下省言湖北江西浙西路對岸荒田尤多理合隨所議一就措置詔湖北委劉洪道江西委李回江東委韓世忠浙西委劉光世措置仍令都督府總治 三年二月七日左司員外郎張綱等言被旨委都司檢詳官參照陳規申請營田并臣寮獻議今條具下項一省詳應屯田官掌營種屯田管勾會功課其諸鎮亦兼營田使今來陳規所陳屯田營田分為二事未合古制欲乞應諸路安撫使鎮撫使各兼營田司今將陳規畫一參酌逐鎮風土所便一面措置施行一陳規畫一內稱將逃亡絕絕官田推行屯田之法其有屯兵耕墾不盡之田若輕其租賦召人耕種可以助軍儲資國用招集散亡無歸之民惟軍與民不可使並耕作庶不致交爭今省詳諸鎮地多曠土宜先務招集失業之民輕立課租使就耕作其餘地分撥軍兵勸誘耕墾仍相度地形險隘遠近酌中處置立堡寨遇有寇盜則保聚在寨禦捍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兵與民各處一方不得交雜庶得相安民漸歸業一陳規措置將人戶荒田令軍兵及召百姓耕種若人戶歸業縱寇盜未熄亦合給還今省詳諸鎮全在招集流移早使歸業所亡田產自今即時給還若有已撥在兵屯田內難使雜耕仰歸業人戶詣官司投陳官為照驗已有民戶耕墾多處依教撥還仍不

得以瘠薄田充數如是民戶歸業漸衆亦令依軍兵法於地形險隘遠近
 着中處置堡寨屯聚以備盜賊一陳規措置先將近城官田荒田做古屯
 田之制令官吏弓兵民等各自耕種漸見次序今看詳欲遍下諸路安撫
 使各隨本處風俗所便依倣陳規畫一事件各務多方隨誘官吏軍民等
 乘時耕墾或有流寓寄居及形勢戶自來於法不許承但官田之人亦許
 出租耕佃務要田土廣墾不致荒廢一陳規措置將弓兵等留一半守禦
 餘一半少增錢糧令耕種荒田其牛具種子以官錢支用所得物斛並以
 入官如遇田事忙時則將所留軍餉就田作若有軍事緊急則權罷田作
 併充軍用今看詳欲下諸路安撫使依倣陳規事理更合參酌本鎮臨時
 事宜勸誘軍兵耕作如遇農忙時一半守禦人併就田作時亦合增支錢
 糧如至秋成所得物斛於內依倣鋤田客戶則例亦合分給斛斛以充犒
 賁外餘並入官庶知激勸樂就田畝一陳規措置見出榜召人投狀經官
 指射耕種閑田內水田每畝秋納梗米一斛陸田每畝夏納小麥五升秋
 納豆五升今看詳欲下諸路安撫鎮撫使依倣陳規立到租課數目更切
 參詳本鎮地土瘠肥官司曾無借給牛具種糧及歲事豐荒土俗所便隨
 所收種斛計臨時增減着中數目拘收租課務要便民一陳規措置人戶

指射官田荒田耕種滿二年不拖欠租稅者並免已業聽行典賣經官印契割移昨紹興二年七月九日已得者展作二年今看詳欲下諸路安撫使鎮撫使遵依已得聖旨指揮多出文榜勸誘人戶施行一陳規措置人戶荒田及逃戶官田被人指射耕種者及軍兵耕種者立限二年歸業議認已種者候收畢給之過限者官司並不受理昨紹興二年七月九日已得者展作三年今看詳欲下諸路安撫使鎮撫使遵依已得聖旨指揮多出文榜召人歸業仍逐旋具已招誘到歸業人戶數目供申朝廷一陳規措置依所得朝廷指揮置營田司所有屯田事務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務府縣官兼行更不別置官吏今看詳欲下諸路安撫使鎮撫使依此遵稟施行一臣僚上言考之周制一夫受田百畝李惺謂一夫挾五口以耕百畝趙充國人授二十畝蓋不計其家之食也本朝於京西淮南屯田則人授百畝則太多裁為中制可人授二十畝如充國之議一家五人同授田亦足以得百畝今看詳諸鎮荒田甚多惟患人力不足兼地有肥瘠不同難以一槩立定畝數欲下諸路安撫使鎮撫使參酌本鎮地名高下量度人力數授以田畝務要力耕不使鹵莽所是召人承佃荒田亦不須限定頃畝聽人戶量力投狀請射一臣僚上言屯田合用耕牛今看詳近緣盜

賊屠殺例皆闕少江北諸鎮殘破日久絕無販賣牛畜合隨宜措置令諸鎮勸誘兵民做做古制用人耕之法每二人拽一犂初時雖稍費力及其成熟工用相等欲下諸路安撫使鎮撫使詳酌勸諭施行一臣僚上言凡授田五人為一甲別給萊田五畝為廬舍稻場今省詳欲下諸路安撫使照應今來臣僚上言參酌本鎮土俗事宜措置施行一臣僚上言募民以耕免其身役及折變及民耕應出官租初一年免其半次年依本法今省詳募民請佃之初理宜寬恤委是利便欲下諸路安撫使鎮撫使參酌施行一臣僚上言兵屯置屯主一員以大使臣為之民屯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寡為殿最今看詳欲下諸路安撫使鎮撫使開具推行月日每至歲終仍具所委官職位姓名招誘墾闢到田畝實數供申朝廷如招集到歸業人戶數目及兵屯民屯稍見就緒去處乞優與陞擢庶使有以激勵一欲乞諸路安撫使鎮撫使除依陳規畫一并今來看詳事理施行外逐處如別有利便即仰各隨土俗所宜具事因以聞並從之 紹興三年二月八日詔通直郎德安府節度推官韓之美右修職郎德安府司法參軍胡槩乘義郎閤門祇候就差知德安府孝感縣事韓適進義校尉王植下班祇應衣式詔各與轉一官資內選人比類施行 以陳規保明措置田事最

先宣力故也

四月四日太尉武成威德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西路宣撫

使韓世忠言契勘陝西因朔建州軍城寨之後應四至境內田土盡得係官即無民戶稅業交雜其間其田荒隙遂招置土人充弓箭長行每名給地二頃有馬者別給額外地五十畝率空地八百頃即招集四百人立為一指揮一境之中均是弓箭手自相服從今內地州縣田土皆係民戶稅業雖有戶絕逃棄往往時零散漫若便依倣陝西法標給須合零就整委數分撥其田遠近不同既不接連難相照管又如去城百餘里外給地付之軍兵使混雜莊農養種切慮生事今相度欲先將建康府管下根括到近城荒田除戶絕逃田一面指置耕種外其有主而無力開墾者散出文勝限六十日許人戶自陳頃畝着實四止如情願將地段權與官中合種所用人戶牛具種糧並從官給候收成日據地段頃畝先次依本色供納二稅及除豁牛具種糧其餘據見在斛斗量給地主外盡給種田人候至地主有力耕時赴官自陳即時給還元業若限滿不自陳即依逃田例直行標撥庶幾不致荒閑田畝軍民兩有所濟并契勘人戶願與官中合種地段若伺候將來收成除豁二稅種糧外據見在臨時量給竊慮地主妄稱鄉原舊例過數邀求今欲於人戶自陳日即便議定據將實收到斛斗

除上件出豁外以十分為率內二分給地主若稱所給數少不願官種者
即具村保姓名開排地段送本縣置籍收係田雖荒閑須管依條限催理
二稅無令少欠庶幾地主不敢僥倖妄有希求都督府言勘會今已二月
伺候朝廷指揮方立限許人戶投狀與官中合種深恐已過布種時月轉
致荒蕪已將昨因兵火逃亡未曾歸業見今荒田令世忠先次措置召人
承佃耕種其合納稅租第一年全免第二第三年以下分為率各與免納
五分三年外依舊全納田主歸業自種在五年內者聽依已布種法見佃
人收畢交割五年外不歸業者聽見佃人為主庶幾不致荒閑失陷二稅
已行下世忠照會施行如蒙俞允依湖北江西浙西未歸業逃田並乞依
此施行戶部勘當欲依都督府奏請事理施行如有人戶歸業即依去年
四月十八日已降指揮年限理認即將給還內已布種者收畢交割并下
江南東路轉運照會仍乞令湖北江西路疾速措置具利便中取朝廷指
揮從之五月二十五日新權發遣承州劉寔言竊見朝廷屬意營田今
乞本州自行措置牛具種糧將管下民間請射不盡田土開耕種蔕所收
地利專用贍軍並依民間請射休例仍自紹興四年夏料為始若淮南諸
郡依此措置年歲之間便見儲蓄豐積乞付有司行下其諸州當職官能

既建矣以來
一條

究心措置功效顯著者優加激賞詔依奏即不得侵占有主民戶田土
十月十日臣寮言營田召募民耕乞免徭役及科配認人戶如自己田業
自合依法其屯田營田並行蠲免四年四月十五日知廬州兼淮南西
路安撫使陳規言乞今本州措置招募効用人各令種田并軍兵情願者
聽不限人數從之八月五日待御史魏珏論淮東西屯田利害事上謂
輔臣曰招集流離使各安田畝最為今日急務遽舉鴻鴈羨宣王之詩謂
中興基業實在乎此胡松年對曰古人圖必成之功為必取之計於是自
屯田若趙充國破先零羊祐守襄陽是也朝廷用屯田累年除荆南解潛
畧措置其餘皆成虛文無實効上曰卿論實効極是松年復對曰漢宣之
治總核名實信賞必罰而已矣天下事若因名以責實無有不治者屯田
一事猶不可欺一歲耕懇田畝若干收穫幾何便足以稽考也上曰卿等
可商議條畫來上當力行之六日後殿進呈朱勝非條具屯田利害劄
子言今日之兵既令執兵又令服田終歲勤勞所得如故有未可者時上
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即兵也兵農之制一分恐不可復合勝非
所陳甚善可使施行孟庾等對曰淮南收復今已數年守令豈不欲招徠
流離便但復業者未甚多恐自此兵日以衆食日以廣不易供給更容臣

等與勝非熟議之上曰不可既行下光世世忠軍中却使之難行為數復
議改更則朝廷命令自為反覆庾等曰謹稟聖訓 九月二十六日主等
江州太平觀朱震言荆襄之間沔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襄陽之北
土宜麻麥古謂之租中若選用良將民所信服者領部曲駐漢上招集流
亡務農重穀冠至禦之寇退則耕稼不過三年兵食自足觀鑾而動復陵
寢清宗廟以濁河為限傳檄兩河則中興之業定以逸待勞之道詔関與
都督府 五年閏二月二十八日諸路軍事都督行府言淮南東路宣撫
使韓世忠言見措置屯田乞收買耕牛趁時耕種今措置下項一浙東福
建係出產耕牛去處欲令兩路各收買水牛一千頭並依市價委稅務官
一員置場和買限三箇月數足一逐路買到耕牛每一百頭作一綱起發
日行三十里選差兵士二十人將校節級各一名管押赴淮東宣撫使司
交納仍每頭用牌子標號註口格尺別用申狀依此開具令宣撫司照會
交割以防換易一牛綱所至去處並仰依數應副草料不得違滯一合干
人並仰如法餵養不管瘕損每綱交納了畢如倒死不及五疋將校節級
並與轉一資管押人支賜銀絹各一兩匹如死損過分從杖一百科罪仍
依元買價倍償詔令章傑措置收買一千頭餘依三月二十八日諸路軍

事都督行府言光州收復之初方奉行營田之法合量行接濟布種欲望
朝廷依壽秦府例支降江南路東空名度牒二百道付本州收買耕牛從
之 同日權發遣泰州邵彪言淮南人戶逃竄良田沃土悉為茂草今欲
將營田司應有人請射荒田並許即時給付每畝依元降指揮納課子五
升田土瘠薄者量與裁減耕種五年仍不欠官司課子許認為已業限外
元主識認或照驗明白即許自踏逐荒田指射以為已業如是五年內歸
業即許佃人盡時交還不得執占已種者候收成後給還已施行者謂耕
熟成起屋種桑之類量出工力錢還佃人今未措置如可施行即乞明生
指揮鏐板榜示庶得民間通知着業者衆從之四月二十一日臣僚言荆
南鎮撫司百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賦稅外不得抑勒耕種營田其營田
許募民間情願種者官為給借種糧每一耕牛納課一十碩納課稍輕民
自應募庶使百姓歸業公私兩便詔依劄與諸路帥司 八月二十四日
內降德音應潭柳鼎澧岳復州荆南龍陽軍循梅湖惠英廣韶南雄處吉
撫州南安臨安軍汀州管內已降指揮人戶許種營田主戶下客丁官中
料種收課數多緣此流移未肯歸業應人戶已請官種種苗在地比每年
減半送納自來年並免附種并諸軍預先抑勒俵散和雇栽種人工錢

其工力益見困乏已令諸軍不許預俵雇夫錢尚慮不切遵稟仰荆湖北路安撫轉運司依所降指揮施行毋致遺戾仍仰帥臣監司常切遵守戒諭諸軍不得抑勒預俵工錢如違仰憲司取勘聞奏荆湖人戶耕牛已降指揮與免拘籍并已請官種種苗在地者減半送納官課自來年更不科種營田仰安撫司檢察州縣不得科敷十一月二十八日知荆南府充荆南府歸峽州荆門軍安撫使王彥言被旨荆南營田一司並罷今安撫司措置耕種今計置到黃水牛一千七百餘隻及修置應干合用農具足備盡已踏逐標撥定合種水陸田頃畝並係膏腴止緣創行開墾倍費工力兼已令下手破荒冬耕及修築隄塘開決陂堰以待來春依時布種詔令王彥更切多方措置務要耕種日廣補助國計十二月一日詔臣寮請乞淮南東西川陝荆襄等路行屯田之制今學士院降詔曉諭諸帥詔曰敕襄陽府路帥臣朕考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故充國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始用於許下而遂收百萬計之饒先積粟以為資乃厲兵而必戰況今寇戎未靖征戍方興賴將師之同寅致士卒之樂附顧尺籍所隸之數日以增多而經賦所入之常歲有定限既不可剝下以取給固莫若興田而力耕卿等叶志合謀悉

忠體國率勵衆士和協一心勿憚朝夕之勞共建久長之策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八月詔吳玠於梁洋及關外成鳳岷州措置官莊屯田今已就
緒漸省饋運以寬民力亮茲忠勤深可嘉尚可令學院降勅獎諭 十五
日中書門下省言淮東南西川陝荆襄等路已降詔旨晚諭諸帥行屯田
之制其諸帥下屯田事務未曾轉委官措置詔淮南西路宣撫使司差李
健淮南東宣撫使司差陳楠江南東路宣撫使司差郝漸川陝宣撫使司
差陳遠猷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司差李若虛荆南府路歸峽州軍門軍
安撫使司差李侁並兼提點本司屯田公事 二十六日諸路軍事都督
行府言江淮等路分撥措置屯田詔差屯田郎官樊賓量帶人吏候都督
行府出使日隨逐前去措置其合施行事一面條具供申 紹興六年正
月二十一日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被旨往川陝視師及因
就沿江措置軍事所有屯田事務已蒙朝廷差屯田郎官樊賓隨逐前去
緣措置之初中審省部竊恐留滯欲望應屯田事務並申行府候就緒日
歸省部施行從之 同日上宣諭輔臣曰前日三大帥屬官陳楠等引對
朕諭以朝廷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以困竊須專意措置屯田此
亦自古已成之効况軍事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臣鼎等曰

如此措置社稷幸甚 同日都督行府言已差屯田郎官樊賓措置屯田緣經畫之初事務繁多詔令王邦同共措置 二十八日都督行府言江淮州縣自兵火之後田多荒廢朝廷昨降指揮令縣官兼管營田事務盡欲勸誘廣行耕墾緣諸處措置不一至今未見就緒今改為屯田依民間自來休例召莊客承租其合行事件務在簡便今條且下項一將州縣係官空閑田土并無主逃田並行拘籍見數每縣以十莊為則每五頃為一莊召客戶五家相保為一甲共種甲內推一人充甲頭仍以甲頭姓名為莊名每莊官給耕牛五頭并合用種子農器如未有穀即計價支錢每戶別給菜田十畝先次借支錢七十貫仍令所委官分兩次支給春耕用支五十貫每田月支二十貫分作二年兩料還納更不出息若收成日願以斷料折還者聽仍比街市增二分課如街市一貫即官中折一貫二百其客戶仍免諸般差役料配一應有官莊州縣守倅縣令並於勸農字下添帶屯田二字縣尉專一主管官莊四字仍差手分貼司各一名於本縣入吏內輪差一年一替依常平法支破請給一每莊蓋草屋一十五間每間破錢三貫 每一家給兩間餘五間准備領放斛斗其合用農具委州縣先次置造仍具合用耕牛數目中行府節次支降一每莊擇撥定田土從本

縣依地段彩畫圖冊開具四至以千字文為號申措置屯田官類聚繳申
行府置籍抄錄一收成日將所收課子除樁出次年種子外不論多寡厚
薄官中與客戶中俾均分一今來屯田所招客戶比之鄉原大段優潤係
取人戶情願即不可強行差抑致有搔擾其諸軍下不入隊使臣及不披
帶揀退軍兵有願請佃者並依百姓例仍別置籍開具一州縣公人等如
敢因事搔擾官莊客戶及乞取錢物依法從重斷罪外勒令罷役仰當職
官嚴行禁止如有容縱當議重作施行一逐縣種及五十頃已上候歲終
比較以附近十縣為率取最多三縣令尉各減二年磨勘其最少并有閑
田不為措置召人承租者並申取朝廷指揮知通計管下比較賞罰一收
成日於官中收到課子內以十分為率支三厘充縣令尉添支職田仍均
給一今來招召承租佃官莊如有願就之人仰諸有官莊縣分陳狀以憑標
撥地分支給其縣令勸能廣行勸誘致請佃之人漸多當議推賞一今來措置
官莊除湖北襄陽府路見別行措置外止係為淮南江東西路曹經殘
破州縣有空閑田土去處依今來措置行下一諸處土宜不同如有未盡
未便事件仰當職官條具申行府詔從之劄下樊賓王弗疾速施行仍數
榜付諸路曉示 同日屯田郎中樊賓等言被旨措置江淮等路屯田今

乞以諸路軍事都督行府措置屯田為名欲於階衝內帶行仍令行府創
下諸路安撫司并諸路監司遇有承受文字並限一日回報如違常職官
吏乞重賜施行若奉行戒裂乞行取勘從之 二月三日詔淮南西路兼
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江南東路宣
撫使張俊並兼營田大使荆湖北路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川陝宣撫副
使吳玠並兼營田使 四日中書門下省言江西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已
降指揮並兼本路營田大使詔令逐司於參謀參議官內各選差一員具
名以聞令兼提點本司營田公事 同日中書門下省言知鄂州主管湖
北安撫司劉子羽荆南安撫使王彥淮東安撫使葉瑱知廬州主管淮西
安撫使趙康直並已兼營田使詔知鎮江府主管沿江安撫司李謨知建
康府主管江東安撫司葉宗諤利州路安撫使郭浩襄陽府安撫使張旦
金均房州安撫使張斌並兼營田使 七月措置營田樊賓等言若有元
地王歸業令州縣驗實許歸業人別行指射鄰近荒閑田土依數撥還充
已業佃客丘家相保為一莊若未及丘家許先次相保於本莊內提佃戶
撥田耕種使佃戶數足依已降指揮從之 十六日通判楊州兼管內勸
農屯田事劉時言今將州縣係官空閑田土并無主逃田並行拘籍切見

常平司所營田產自有專法不許他司取撥今未嘗許與不許撥充官莊
詔常平司空閑田土亦合撥充官莊 二十四日殿中侍御史周裕劄子
言兵者民之所恃以安民者兵之所恃以養故當處於外外民當處于內
今欲使民兵並耕則不能無侵擾之患臣以謂宜先使民後使兵必無願
耕之民然後用揀退之兵如此則民各得其所而他日無督索之勞此設
施之序也望令付屯田官一就施行詔劄與措置屯田官并閑都督行府
二十五日江南東路安撫使司言本司今于屬官內選差左朝請大夫
直顯謨閣添差本司參議官馬觀國兼主管本司營田公事從之 三月
一日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言乞于淮南襄漢宣撫招
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循有來歸
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于地狹人稠路分自行
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詔令都督行府措置 十七日都督行府言
諸路宣撫安撫大使各令帶營田大使諸路安撫並帶田使使緣行府措
置屯田官及江淮等路知通縣令見帶屯田二字切慮稱呼不一欲並以
營田為名從之 四月十五日詔泉州簽判曹紳福州節推龔濤各與減
二年磨勘漳州知州馬臨通趙不棄興化軍判官趙不疑各與減一年磨

勘內選人比類施行 以措置依限買發耕牛故也 二十八日都督行
府言營田莊並已支給耕牛借貸糧種屋宇農具之類將來收成合計五
頃所得子利官中與客戶中半均分緣今歲法行之初佃戶耕種未遍欲
將所收子利不計頃畝止以今歲實收類除播出次年種子外官中與客
戶中半均分謂如寔收一頃官中客戶各立斗從之 同日都督行府言
江淮州軍并鎮江府閑田逃田依累降指揮即不得強科抑勒保正長及
一縣占充營田如有均科大户耕佃官莊去處日下改正如違許人戶詣
本路監司陳訴具當職官吏姓名重作行遣及有標已耕已業熟田去
處許人戶陳訴依實改正今日已後人戶踏逐到田令量力開耕隨時布
種勿慮州縣奉行違戾却成民害今欲乞下營田州軍將時零田土如入
戶情願承佃即依官莊法若大段不成片段令別項播管仍中嚴行下常
以遵守許人戶陳訴從之 五月二十日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
浚言湖南累經殘破田多荒蕪近本路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乞錢一十
萬貫措置營田望許行府即融應副從之 六月九日荆湖南路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言湖南一路流移甚多曠土不少欲望令本路
諸縣令佐同管營田職事踏逐拋荒田土權暫耕種及令本路營田官與

轉運司同共相度條具耕鑿事務敷奏起來年春作種植如將來有人戶歸業及戶絕田有人識認請佃即時給還從之 二十一日管田官王弗侯對上望見之因謂輔臣曰少間當子細面諭王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朕知此已久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但上下不能奉承由是且已若早微得數年即今已獲其利臣鼎曰為國根本之計莫大于此上曰極是 七月六日都省言營田事務元係都督行府將帶官屬兼行措置今來雖已就緒或恐行府還闕別無官司專一主掌理宜專置一司以行在職事官兼領詔就建康府置司以提領營田公事為名 十二日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訪聞營田之人假官勢力因緣為弊如奪民農具伐民桑柘占據蓄水之利殫耕百姓之田民若爭理則營田之人群起攻之反以為盜今來秋成收刈竊恐營田之人耕芸鹵莽欲償其費奪民之稼以為己功乞下營田使司預行戒約無使侵擾害吾良農詔令營田司常切覺察 二十八日都督行府言訪聞開耕荒閑田土頗費工力欲望將初年收成課子且令官收四分客戶收六分次年已後即中停均分今後請佃官莊並依此從之 八月十日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樊賓筭言被旨條具營田欲乞以提領江淮等

路營田司為名仍於建康府置司官莊除已置十莊外每縣如能添置每
 十莊耕種就緒令尉各與減二年磨勘每莊召募第三等以上土人一名
 充監莊先次借補守閑進義副尉與免身丁依軍中例支破券錢候秋成
 日比較所收斛斗多寡如合推賞申乞補正營田所收未至浩瀚欲乞候
 收成了日具數聞奏乞盡行稽留准備將來增置官莊招客借貸使用州
 縣當職官內有不職乞從本司送所屬取勘申奏乞行罷黜從之 九月
 二十一日都督行府言諸路州縣將寄養牛權那一半許闕牛人戶租賃
 依本處鄉原例合納牛租以十分為率量減二分除一半寄養牛具準備
 節次增置官莊使用所賃牛具田土不致荒閑詔依仍逐旋具租賃過牛
 并添給與官莊牛及見在牛數以聞 二十三日尚書屯田員外郎同提
 領江淮等路營田公事王弗言本司欲乞差右廸功郎池州貴池縣丞榮
 著克添差幹辦公事從之 十月七日知澧州呂延嗣言本州先因賊馬
 殲破附郭良田往往廢棄本州舊管廂軍一十三指揮今止有三百餘人
 節次分遣營田外委是人數稀少乞於湖南隣路全道州桂陽監無事空
 閑處量撥軍兵三五百人戍本州因令營田詔以五百人為額令本州招
 填 十日司農少卿提領江淮等路營田公事樊賓等言今相度欲乞將

江南東西路州并鎮江府管下縣分除可以標撥充官莊田土外有不成
片段閑田委官逐縣自行根括見數比民間體例只立租課上等立租
二斗中第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開具村鄉田段着實四至召人耕種
其後如有欠租課不許人割佃仍先理充本戶家產所貴優潤人戶不致
久荒田土其侵耕冒種之數許見冒佃人戶自首免罪願依課承佃者聽
仍自當年送納租課其請佃荒田人戶合納租課與免一年從之 十一
日詔鍾時聘與減四年磨勘以押漳州收買營田司牛三綱並無失陷故
也 十二日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言本司欲選差朝散大夫本司
參議官權參謀林玘兼提舉營田公事從之 二十日都督行府言提舉
營田諸路州縣將寄養牛租賃闕牛人戶以二年為約未滿五年不得輒
取從之 二十二日都督行府言乞令提領江淮等路營田司于見寄養
牛內就近支撥三百頭付壽春府一百頭付濠州定遠縣仰疾速計置節
次起發前去委孫暉及定遠知縣借給歸業人戶耕種免納租課候收成
日與作五年還納每牛一頭止令納錢一百貫從之 七年正月十六日
提領江淮等路營田言如無主逃田撥充官莊官中已行耕種後有元地
主歸業識認如願別指射隣近荒閑田土依已降指揮依數撥還如止要

元地即據官莊所占水陸頃畝今本縣依占數別踏官莊並却令地主耕種
 種候亦作熟田收成了日兩相對換交割工部看詳諸路帥臣措置開耕
 荒閑田土累年並不見就緒後來令都督行府措置作營田官莊官給耕
 牛借貸銀本優借課子其他客初年開荒所費方浩大今來已是熟田今
 欲將官莊已耕種田土除內有拘占歸業人戶祖先墳塋合先次依式給
 還墳地外餘並許元地主于未開耕官莊及應空閑田土內依數指射撥
 還如止要元地即依營田司所申事理施行今後別有元地主歸業議認
 亦乞依此若歸業人戶委是貧乏許召第四等已上人戶二名委保全營
 田司量給借貸銀候成日分作二年還納更不收息從之 二月十九日
 司農少卿提領江淮等路營田公事樊賓筭言營田州縣耕種田土所收
 斛斗最多及最少并有閑田不為措置召人耕種去處候歲終依已降指
 揮比較申朝廷賞罰詔依如將來歲終耕種最少及不切用心措置去處
 今提領司開具姓名以聞 三月三日詔淮南等處失業流移之人可令
 營田司措置勸募營田無得抑勒極擾其餘州縣更有似此去處依此
 四月九日右司諫王縉言江淮州縣地有肥磽田有水陸用力有多寡收
 成有厚薄若以總數均之逐鄉或人力少而不能耕或云家遠而不能耕

或瘠薄甚而不勘耕或不曾操撥而不可耕而出租課人有受其害者又况輸納之際專科多端邀乞水旱之變官司艱于檢放寄養之牛來自廣西乍遇寒凍多有死損其有置莊去處人耕百畝給牛一具耕作既勞猶多困斃慮官吏之不虔立賞罰以勸懲之又遣省寺官以提領之又命樞密院諫議官躬詣州縣鄉村詢究利害欲望中救所差官所至詢審的確利害無或苟簡無或觀望必去其所害成其所利詔劄與李宸及營田司照會 六月五日中書門下省言江淮等路指置營田數年之間皆無成效朝廷改置官莊招召軍民耕佃給與牛具借貸種糧誠為良法其營田司係提領江淮等路委是閑遠難以周遍今來淮甸復置監司若不專委諸路漕帥就近督責深因循廢弛成法詔江淮東委蔣璨淮西韓璵江東俞侯浙西汪思溫湖南北京西南路帥臣並帶提領營田內有見帶營田大使營田使即依舊各將本路州縣應營田官莊并租佃田土州縣官勤惰並依營田司前後已得指揮施行仍各嚴切督責州縣官職官疾速趕時接續措置召客耕佃毋致荒廢田土候措置增廣取旨推恩其提領營田司限一月結局 九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省言川陝宣撫使司於興元府洋州等處勸誘軍民營田耕種今夏二麥并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碩

補助軍儲以省饋餉詔降詔獎諭 十月二十五日詔諸路營田官莊收
到課子除撥留次年種子外今後且以十分為率官收四分客戶六分
八年三月八日左宣教郎監西京中嶽廟李霖言江淮置官莊莊貸以銀
糧給以牛種可謂備矣然奉行峻速或抑配豪力或驅迫平民或彊科保
正或誘奪佃客給以牛者未必付以田付以田者或瘠薄難耕虛增田畝
撥佃戶令分課子以充其數多鬻已牛以養官牛耕已田以償官租反害
於民蓋營田之策宜行軍中乃古人已試之効移之于民間田多閑民少
以閑田付之閑民公私俱獲其利以閑田付之有常職之民種種為害欲
望中敕有司嚴示懲戒以閑田付之閑民無閑民則闕而不置詔令諸路
提領營田官嚴切約束所屬州縣常加遵守前後約束指揮如有違戾去
處仰具名按劾奏重寘典憲 十九日臣條言蜀漢之師躋於糧運然頃
年吳玠講營田於漢中願降壘書問以大意謂兵不可不養糧不可不足
今日糧運在趙開時其數幾何在李迥時幾何自降營田以來積穀幾何
減損餽運之數復幾何俾制司都轉運司同宣撫司條具以聞仍乞以法
頒示諸軍使為矜式詔劄付吳玠仍令馮康國同共條畫以聞 九年七
月十四日時上諭輔臣曰陝西土彊已復兵食最為急務首當經理營田

以為積穀養兵之計可令樓招便宜措置

營田

紹興十年二月十八日臣寮言天

下之費莫甚于養兵以其大利支所甚費非屯田則不可也竊以荊州之
賦仰給於營田者歲省縣官之半願詔諸大將取荊州已試之效各於軍
中籍不堪撰甲者分撥屯駐於所屬州郡有曠土可耕之處每五百人用
一部將元係良家子通曉稼穡者為之統率官給耕牛薄收租稅假以歲
月責其成效詔令諸帥措置五月十四日臣寮言淮甸襄漢曠土彌望
償擇膏腴肆行開墾獲無費之大利實經遠之良策欲望詔諭大臣廣為
營田詔令逐路帥漕司措置將荒閑不係民田標撥付逐軍充營田耕墾
九月十日明堂赦勸會諸路營田官莊所給耕牛若實緣病患倒死官
司勒令陪還元價仰領官取見詣實除放施行今後常切覺察如依前
違戾按劾以聞十一月二十六日臣僚言諸路州縣兵火殘蹂遺民十
無七八比年雖有復歸視平日已田不能墾闢又州縣迫於吏責官莊
附種兼而行之一縣之內應籍者皆赴莊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其間
因緣為弊以官佃附種為名冒占膏腴動至數千百石州縣不敢究治如
官莊有已田相遠不能兼治者附種戶無所撥官田歲止虛納者並令除
放所除數按視上戶冒占之家均配與之則每歲所入不致虧失而下戶

脫一傳

貧民得以少穩臣愚欲望令逐路選委強明監司一人通行郡縣應有營田去處覈實均放其節臣州縣尚敢循前隱蔽不肯公共商榷力去民病者並許按劾以聞詔人口附種田土並改正如敢依前違戾尚議重寘典憲除令本路營田官指置訖以聞 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江西安撫司言乞依指揮選差右宣教郎本司參議官閻彥純兼提點營田公事從之 廿五年八月十七日詔舒州知州張瑗特與減一年磨勘通判袁益之減二年磨勘令尉紹興十年分在任及半年以上之人與依本等賞格減半年內選人比類施行黃州知州童邦直通判章材麻城縣令趙善汶各展二年磨勘 並以淮西運判兼提領營田吳序賓言舒黃州營田所收物斛穀取合該賞罰故有是命 九月十三日敕勘會淮南等路營田本欲招集流亡墾闢土州縣間有希賞務為欺弊雖以招誘為名其實抑配民戶耕種循襲為例仰監司督責所部州縣悉遵成法專集流亡以究實利不得科抑土著人戶如敢違戾按劾以聞 十年年閏四月六日淮西運判兼提領營田吳序賓言重別比較到本路州縣紹興八年營田所收物斛詔在任及半年以上之人與依本等賞格減半年餘並依元降指揮推賞內選人比類施行 八月三日工部言淮東路官莊止係鎮江府駐劄御

順一條

前軍馬都統制提領今欲令本路總領官同共提領內官莊不許侵占民
田及以種營田為名私役人牛耕種已田依律監臨之官私役使所監臨
法施行各立賞錢五十貫許人告如添置耕牛器具許於諸軍糞土等錢
內支不足申明支降從之 十一月八日南郊放勸會諸路州縣營田官
莊所給耕牛若實緣病患倒死累有約束止令將內臟等出賣價錢橋管
不得抑令佃戶陪償訪聞官司問有勒令陪還去處事屬違戾仰提領官
取見詣實除放施行今後常切覺察如依前違戾按劾聞奏 十五年閏
十一月十二日知池州魏良臣言諸軍營田須與本州守臣同共措置相
與協力窮究利害從之 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工部言今參酌立定淮東
西江東兩浙湖北路每歲合比較營田賞罰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終所
收夏秋兩料子利數內取三年最多數更於三年最多數內取一年酌中
者為額以本路所管縣分十分為率內取二分奉行有方民無論訴抑勒
搔擾去處分為三等增及三分以上者為上依元格減磨勘二年增及二
分以上為中等依元格減磨勘一年半增及一分以上者為下等依格
減磨勘一年若虧及元額最少一處者為罰從本路提領營田官宣撫營
田使開具保明以聞從之 五月二十一日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田師中言乞將紹興十三年至十五年營田收到錢斛於內取酌中年分立為定額于是戶工部言昨降指揮軍中指置營田係將本路空閑田土廣行布種緣今來尚有閑田甚多所收錢斛未至增廣難以便行立額又緣未曾立定賞罰竊慮無以懲勸今欲將本軍所屬營田逐轄使臣歲收錢斛數目令總領司以遞年所收比較將增剩及虧損最多去處三位姓名申取朝廷參酌賞罰施行從之 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知鄂州趙叔濟言願詔三省委諸路總領官及都統制括責閑田曠土公共指置將合分屯軍兵於所在州軍多給耕牛種之間墾苟能自足所用則今之所支上供糧斛盡歸朝廷矣歲復一歲其利可勝勘會紹興六年已降指揮令諸軍下不入隊使臣軍兵及不能放帶并揀退軍兵等有願請佃之人並依百姓體例以五頃為一莊官給耕牛五具并種糧等其所收物斛以十分為率四分給力耕之人六分官收詔令戶工部立法賞罰 十一月九日戶工部言今立定諸軍營田主管官各以所管已耕種熟田外將均撥到荒田措置增種過田頃候至收成從總領所保明依格推賞增五頃已上減一年磨勘十頃已上減一年半磨勘二十頃已上減二年磨勘三十頃已上減三年磨勘若不為措置增種者並領總領官本軍都統制開具

職位姓名中朝廷特與展二年磨勘從之 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兩浙
 提領營田官曹泳言為根括得鎮江府未有人承佃天荒等田二十二萬
 三千八百一十六畝三角五十二步欲將上件經界所量出田并後來因
 水旱逃戶所拋下田並作營田拘收隨宜於轉運司支撥錢物借種召人
 耕作所有本路應管天荒逃絕等田未有承佃去處處乞先自委州鎮江
 府措置作營田耕種仍乞逐州從泳踏逐有心力官一員依經界措置官
 已得指揮與諸縣知縣同共措置工部看詳除乞差官一員與諸縣知縣
 同共措置一節緣諸路營田並係守倅令尉兼行主管難以施行外今欲
 令曹泳更切契勘上件田土委是荒閑未有人承佃即依今來所乞事理
 仰遵依前項節次累降指揮措置招召情願佃客耕種施行不得因而極
 擾抑勒枉費官中錢本如見有人戶承佃去處不得却致科抑侵占人戶
 見佃田土仍具如何措置開耕係置立若干莊分耕種若干田段措置若
 干牛隻召到佃客若干數目具文狀供申戶部言所有戶絕坊場抵當合
 閔提舉常平司同共措置耕種依條施行從之 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南
 郊報契勘諸路營田官給錢糧牛具招募佃戶耕種不得抑勒搔擾其所
 收子利依例分給累行約束州縣不得減尅佃戶所得子利并侵占民田

仰諸路提領營田官常切檢察如有違戾並行按劾 二十年二月一日
工部言乞將諸路紹興十三年至十九年知通令尉具依紹興十六年三
月二十日指揮立定分数并近申擬定法比較賞罰外其十九年以後欲
將當年所收物斛若元額五千碩至一萬碩已上比逐年增及二分已上
與減一年磨勘虧及二分已上與展一年磨勘增及四分已上與減二年
磨勘虧及四分已上與展二年磨勘若元額不及五千碩增虧不及二分
並不在賞罰之例每歲仰本路營田官具無民詞訴抑勒去處方許保明
其已降指揮立定一分至三分賞罰自紹興十九年已後更不施行從之

七月二十三日知廬州吳達言土豪大姓諸色人就耕淮南開墾荒閑
田地歸官莊者歲收穀麥兩熟欲只理一熟如稻田又種麥仍只理稻其
麥佃戶得收椿留次年種子外作十分以五分給佃戶五分歸官初開墾
以九分給佃戶一分歸官三年後歲加一分至五分止即不得將成熟田
作初開墾荒田一例施行所有產稅役錢並令倚開仍將開耕官田每頃
別給菜田二十畝所收課子不在均分入官之限其管官莊戶於本道都
比聯附保並免差役及諸般科借佃戶穀就近便處用者所交量更不收
耗及不得輒加斛面歲終安撫司勘當以多寡為優劣從之 二十二年

十一月十八日南郊教勘會諸路營田之法止係許令招召情願佃客耕種昨緣州縣違法勒令入戶附種及虛認租課去處已降指揮並行改正尚慮守令奉行不虔依前抑勒仰提領營田官常切檢察若有違戾去處並按劾以聞勘會租佃營田并寄養諸色官牛每歲兩料收納課子其間有災傷田元租官牛倒死官司勒令陪填徃徃並不與除放及老弱牛隻不勘耕使抑令依舊虛納租課甚為民害仰諸路漕司及提領營田官體究特與除放老弱不勘牛隻並行拘收出賣其堪使耕牛亦仰相度可與不可出賣務從民便具利害以聞 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鎮江府駐劄都統劉實等言相度到入戶識認軍莊營田欲令償納自開耕以後三年每畝用過工本錢五貫五百文足給還元田從之 十九日知襄府營農等言乞廢罷均州武當營田從百姓耕種從之 九月十二日詔諸路州軍營田遇有人戶識認營田與依劉實軍莊例償工本錢給還先是戶部言建炎兵火之後入戶拋棄已業逃移並各荒廢自置作營田經今年歲深遠人戶為見營田所耕田土並各成熟徃徃用情計囑州縣前來識認歸業因生詐冒漸壞成法故有是命 十六日詔淮南西路安撫司置主官機宜文字一員營田司置幹辦公事准備差使各二員從知廬州曾慥

請也 二十一日三省言廬州魯慥乞與建康府都統制王權同商議營田上曰須是令熟議可行與不可行如與之中分其利便軍人樂然從之方可行也 二十五年八月十四日詔都督府所置官莊并牛租可日下放免今後不得起理 十一月十九日敕文都督府所置官莊并牛租近降指揮日下放免尚廬州縣守令別作名色依舊抑勒人戶送納有失朝廷寬恤本意仰諸路監司常切覺察 十二月十三日戶部言都督府昨來所置官莊將州縣官空閑田土拘集所收課子官中與客戶中平均分配近降指揮放免牛租所有撥田土庄屋牛具今欲委轉運司拘集見數依舊令見個人承佃據元認納租課輸納除合應副大軍馬料外將其餘數目令所屬並行變雜價錢起發前來左藏庫送納從之 同日戶部言都督府所置官莊召客戶共種官給牛具所收課子官中與客戶中平均分配近請降詔旨都督府所置官莊并有牛租可日下放免今後不得起理元降指揮更不施行本部除已行下諸路轉運司契勘本路有管都督府所置官莊元撥田土委轉運司拘籍見數依舊令見個人承佃據元認納租課輸納除合應副大軍馬料外將其餘數目令所屬變雜價錢起發行在送納若見個人不願承佃即開具田段坐落去處所納租課數目別行召人

承佃其元撥荒屋菜田牛具亦並催行給付見佃人免行收租從之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文林郎鄧昂言竊見閬外營田行之有叙若不
經此增修將見弛廢兼紹興十三年創始之初祇十分收五分所餘五分
當盡舉而行之耕種人力不給方且欲假借以辦事欲望再行體量於寬
田處更與添人力漢中陸田少濕田多種禾麻菽麥則為浸濕所害因其
卑濕修為水田種稻則所收可無虛歲矣耕種田多是鹵莽闢之老農耕
不再則苗不盛耘不再則穗不實苟不能革日前之弊而望多稼之田其
可得乎內田段多有未曾開墾宜委官躬親休量畝數行下諸莊徧令開
墾如內有費牛力多處令莊官其實以聞今諸莊耕牛少又純養壯牛尚
收買牝牛二分散養以資蕃庶多以茅屋收頓租色在卑濕處乞命有司
擇高燥地別行建立詔令王剛中同李潤措置中尚書省其後四川安撫
制置使王剛中言乞依紹興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已降指揮欲自紹
興三十一年為始每歲候夏秋收成了畢從兩都統開具諸頭項所種管
田頃畝土色高下元下種子所收斛斗數目并主管或提振營田官職位
開報四川安撫制置司并總領所同共參照通行比較賞罰於是戶部言
欲下安撫制置司總領所候將來每歲夏秋兩料收成了畢從兩都通開

二月二十七日
陸移六日
九年九月一
日上

向六月陸移
六十六年九月
二十七日

坐諸頭項所種營田頃畝收到斛斗數目開報逐處同共參照將提振營
田官通行比較賞罰施行并劄下吳璘姚仲照會從之閏六月三日時上
諭輔臣曰昨降指揮諸軍揀汰使臣官給開田假以牛種農具使之養老
似為得策有司失職奉行弗虔至今未見申到次第大抵營田寔是良法
自古富國強兵未有不先於此者豈苟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乎卿
等宜令指置條具以聞湯思退曰向來兩淮營田非不講究利害委官專
領而率不能成者豈惟有司弛慢之過亦是一時經畫未得其要今於召
募之際僅能稍加勸賞不吝水費則亦何患其不成 二十九年九月一
日戶工部言諸路諸州軍營田官莊夏秋二料所收斛斛內除年例科撥
應副馬料外其餘並係變糶價錢起赴行在送納緣諸軍歲用數多理合
就兌撥支使乞下提領營田官將合年糶稻麥並起赴本路總領所交納
支用仍令總領官拘催具格到數目紐計合支價錢申部照會從之 二
月二十七日知蘄州宋曉言兩淮營田募民而耕之官給其種民輸其租
始非不善應募者多是四方貧乏無一定之人而有司拘種斛之數每遇
逃移必均責鄰里謂之附種近年以來逃亡者衆有司以舊數歲督其子
利致子孫隣里俱受其害牛十之後則不堪耕今給於民者二十有三載

矣一牛之弊則償於官况連歲牛疫而不免輸租叔牛之家逋亡而責鄰里代輸望詔本路漕臣與守倅務從其實一切蠲除之詔令逐路帥臣
唐臣取見數目開具以聞其後漕司龔濤等言舒蘄州一十縣多將虛數
抑勒人戶給散官牛分租種子今于自己田內種蔣認納子利課之附種
年數既深牛已死損而虛數不除又縣官希賞虛陞開墾數目却於人戶
自行科納以致積年拖欠因而科擾實如字晚所奏乞特與蠲除於是戶
部言今據淮南轉運安撫司取見前遺戾乞依所降指揮特與蠲除所
有人戶附種及虛認稻麥數目欲下本路并下總領所照會從之 九月
七日戶部言淮西管營田軍莊官請受若有科曆方合批勘如無自不合
批勘所有合得券食錢自合隨官序支破券錢并食錢今欲下總領所將
分差糧密院勘旁報江東轉運司應副不許於大軍錢內支其主管官監
轄使臣并蔣田軍兵依元降指揮於諸軍所管人內差營田詔令戶部行
下淮西總領所將本路營田軍莊所差官等並依淮東已得指揮差撥施
行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頤忠言乞令諸軍屯田將上諭宰執曰
朕思之甚詳蓋先當振刷諸將留屯州分荒閒係官賣不盡田魚取見公
江所在頃畝初年支給牛耕三兩年間其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

勸而自耕矣。湯思退奏當先令取會根刷別具奏聞也。上曰：「此事在今日
 誠可議，但行之當有先後之序。」應詔江屯駐所在自江以南，恐無閑田如
 淮甸近江處。若令諸軍不齎鎧仗往就耕種，亦自無言。但今當先取見閑
 田頃畝多寡之數，然後均撥給以耕牛糧種，每歲所收優以分數與之，使
 其樂然願耕數年之後，方可計其所入以充軍食，斯為盡善。三十一
 年二月二十四日，時上諭輔臣曰：「食者民之天，百姓豈可闕食？若屯田就緒，
 不惟可以裕民，亦復助國家之經費。」朕觀漢文無歲不為農，田下詔則屯
 田可復乎？宰相陳康伯奏曰：「臣等見措置別具奏聞。」五月七日，中書門
 下省言：「兩淮諸郡營田官莊佃戶數少，因多荒廢。州縣遂將營田稿子分
 給與民，秋成則計所給種子而收其實，為之附種。歲月既久，民業有陞降，
 而其數不咸詔。今淮南轉運司行下州縣相度營田官莊，將措置成就去
 處依舊存留，仍不得依前抑勒附種，如違許人戶越訴。」三十二年三月
 四日，臣寮言：「乞於淮甸立屯田之法，以修兵備。兵備修則兵可以彊，二者
 最今日大務。從之。」既而工部言：「欲下淮甸轉運司淮南東西路安撫司總
 領所建康府鎮江府都統參照前後已降指揮，未盡未便事件，即仰
 條具以聞，以憑看詳立法從之。」十六日，尚書兵部侍郎陳俊卿言：「被旨

措置淮東堡寨屯田等事乞以措置淮東堡寨屯田所為名仍乞下禮部
開借即一面如有措置令與本路監司帥臣守臣及州縣當職官商議及
合用壕寨知鄉道人欲乞就逐處差撥如有諸知淮東堡寨屯田等事等
人乞於見任官內許徑行差委幹集事務今來往回所至州縣乞免赴朝
拜并出謁如有未盡未便續具申明詔並依內陳俊卿除給券外月給錢
一百貫其後工部侍郎許尹准西措置申明同此 四月八日上諭輔昌
士大夫言屯田事甚多然須先有定論用諸軍乎用民乎若論既定當先
為治城壘廬舍使老少有歸養積有藏然後可為宰臣陳康伯奏曰今淮
西歸正人願就耕者甚多已撥牛種本錢又趙子淵所納抽解本額亦分
送淮上治屯田廬舍矣上曰如此甚好 五月八日權兵部侍郎陳俊卿
言堡寨見別作措置今條畫屯田利害耕熟田戶未歸業者限自四月
十一日為始滿一周年如無田主認許諸色人經言投狀指占承佃印
榜民間使之通知庶得來年趁時耕種其荒田二三十年無人耕種皆為
棄地今乞使與稍加優異若諸色人不論土著流寓指占舊荒田耕種與
免七年租稅并諸般差役科配等事見今歸業之民朝廷憐其凋殘之後
少缺耕牛已令江浙常平司支錢買牛價錢發付淮南常平司令州縣出

榜招入販賣沿路與免商稅仍令州縣預先根刷下戶缺牛之人先次立家立為一保籍定姓名候官買到牛依名次支給戶工部看詳欲依所乞事理施行并下兩浙東西路常平司并淮南東路堡寨屯田所轉運常平司提領營田官照會從之

宋會要食貨

營田

營田三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

日孝宗已即位未改元江淮東西路撫

壹

使司言兩淮自經兵火田萊多荒令歸正忠義之人往往願於淮上請射
田土本司已行下兩浙帥臣提領屯田官將願請田耕種者結甲置籍據
合標撥項畝借貸錢米牛具種糧仍逐一體訪利便條陳務要簡便可行
不至徒為文具特來就緒所委官合行推賞從之十一月二十九日恭知
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路軍馬汪澈言荆鄂兩軍屯守襄漢糧斛浩繁悉派
漢江霜降水落舟膠不進所遣綱船來自江西湖南率經年不得還舟人
逃遁官物耗散而軍食又不繼竊謂虜未退聽調度尚煩或和或戰襄漢
要必宿師而饋運乃如此可不深慮臣今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
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自兵火之後悉已堙廢臣今先築堰開渠并
合用牛具種糧就委湖北京西兩運司措置渠既成或募民之在邊者或
取軍中之老弱者雜耕其中米秋穀熟量度收租以充軍儲既省餽運又
可安集流亡臣今乞以措置京西營田司為名令姚岳兼領合用錢物臣
已令湖北京西運司通融計置候事畢日具數申朝廷所有幹辦官正不

可關臣約度一面選差典理為責任支破請給從之 孝宗隆興元年二月二日殿中侍御史胡沂言竊謂為今之計求守禦之利固經遠之謀莫若令沿邊之郡行屯田之策况前歲淮上逃移之民散處阡陌未復舊業而頻年中原歸附之衆仰食庾廩未知所處因其曠土俾之就耕豈惟可以贍其室家抑亦足以寬吾餉餽然而行之亦有二說今土膏腴動東作方興宜及此時即為措置一也又憲敵人乘吾農時輒加驚擾宜于險隘之地聚兵以守防其侵軼二也去年朝廷指揮諸路收買耕井農具州縣起發錢墮于道今耕牛農具當已不乏欲望亟賜下行沿邊諸路帥司疾速施行從之 十三日御史中丞辛次膺言去年淮南州縣例皆清野以防虜人之侵軼民多離徙寄泊異鄉失其常產類無生意今戎馬漸息種藝是時豈可使昔日膏腴鞠為草莽雖公上二時之賦或貫于征求而良民數口之家何從而養贍安得不亟行經畫招集流亡官為借給牛具種糧趁時耕布或令見屯軍伍將荒閑之地從便營田俱免稅租實惠育元元足食足兵之良策也昔唐張全義為河南尹時東都經巢之亂戶不滿百野無耕者全義選麾下十八人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耕殖寬刑薄歛民歸如市時人謂張公見聲奴未嘗笑獨見佳麥

良墾則失由是凶年不飢遂成富庶至昭宗時郭禹為荆南留後止存十
有七家禹撫集凋殘晚年及萬戶華州刺史韓建亦招撫流散勸課農桑
民富軍贍時號北韓南郭臣謂宜嚴責兩路守令以勸農營田繫銜者毋
為虛名力圖實効出入阡陌勸相勞米務廣墾闢或將淮上控扼州郡改
差循良武臣俾之緝輯且耕且戰曠日持久為善後之圖從之 十八日
戶部貢外郎奉使兩淮馮方言臣至楚州謁設山東忠義軍據本軍將雖
蒙按旬支給錢糧緣各家老小累重食用不前今與眾議除軍身教習武
藝外其餘乞于三家或四家同共關借官錢收買耕牛關借于種谿遂堪
耕土地趁時布種今若因其所欲給借牛種糧食初立規摹它日可以逐
旋增廣屯田之利檢准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敕書內一項委浙江常平
司官于本路支撥常平錢收買耕牛農具交付淮南常平司給借人戶耕
種免納租課候及三年分限送納價錢令淮東提舉司從去年依散種牛
之後尚有兩浙等路發到應副牛本錢五千貫乞專委本司就用見在錢
及通融本司錢及江浙等路合較未到錢添湊應副收買選擇清強知縣
委付措置于江浙常平及義倉米內取撥借貸種糧多方存恤將來就緒
優與推賞其忠義軍老小軍身非願佃之人乞自都督行府劄下本路提

舉司分撥施行從之五月十七日臣寮言今日之急務莫若且休兵營田州郡官以營田為名而無營田之實欲究其是有十說焉一日擇官必審昔魏武欲經畧四方若食不足置屯田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司馬懿伐吳乃使鄧艾廣田蓄穀是也二曰募人必廣趙充國留弛刑應募及吏私從者合萬二百八十一人後魏文帝時李彪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充屯田人是也三曰穿渠必深趙充國圖學先零屯田于金城充浚溝渠鄧艾屯田于壽春遂開河渠之利是也四曰鄉亭必修趙充國結鄉亭理隍隄是也五曰器用必備趙充國上器用計是也六曰田處必利漢昭屯田于張掖魏武屯田于許昌是也七曰食用必充趙充國屯田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是也八曰耕具必足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李彪請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唐開元二十五年請屯田用耕牛墾土軟震每一頃五十畝配一牛強硬震一頃二十畝一牛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則配耕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頃畝捐除是也九曰定稅必輕東晉元帝太興中後將軍應詹上表屯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賦以使之公私兼濟李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蠲其止課并征稅雜役是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

帝督課農功二千碩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北齊武成帝河清中詔緣
邊城守營屯田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
就其中莫難于募人猶莫難于耕具募人之要臣請如李彪之策取州郡
十分之一又加廣為人戶能募三千人于淮南要害要害營田二年有官人
與轉兩官無官與免二十年差役願補官資者聽選人與改合入官恩科
人與免權入官能募二十人或十人者比例施行仍令州郡敦遣如此則
人樂從矣不然徒循吏及貧人不能自業者于寬地如崔寔之政論或因
罷徙于沿邊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具則請權往廣西馬綱三
年專令市牛蓋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巨項在廣西知之詳矣二部勘
當昨降指揮淮州縣營田官莊將州縣係官空閑田土并無主逃田並行
拘籍見數每縣以十莊為率每五頃為一莊召客戶結甲耕種官給牛具
借貸錢本其客戶仍免諸般差役科配每莊召募第三等以上土人一名
充監莊先次借補守闕進義副尉與免身丁依軍中則例支破券錢候秋
成日比較所收斛斛多寡如合推賞許申乞朝廷補正及將初年收成課
子除搖管次年種子外十分為率官收四分客戶六分次年以後即均分
竊詳諸路營田雖承指揮措置召募耕種兼立定許補名目推賞則例非

不詳倫緣逐路自來名到監莊之人往往並不申到種過田土頃畝比較所收物斛多寡乞與補正以致佃戶視為虛文不肯勸誘開耕今勘當欲下淮南路轉運司兩浙江東京西提領營田官江西湖南湖北安撫營田使依已降指揮將見管係官空閑田土督責所部州縣多方召募可充監莊之人勸誘客戶廣行開墾先次借補名目如果能用心協力措置耕種候秋成日比較所收物斛多寡開具合推賞人姓名保明申朝廷補正名目從之六月十八日宰執進呈軍人蕭德訴襄陽屯田上曰此可罷陳康伯奏曰汪澈措置屯田頗就緒但不當役戰士洪遵奏曰止合願募人願耕者上曰措擇更添人不得抑勒候秋成所得依舊與之七月四日樞密使江淮東西路安撫使魏國公張浚言總領所諸軍營田官莊見占官兵人數稍多每歲所得不償所費欲乞下有司取會立限措置將見管頃畝牛具種粮依官中客戶所得子利分數召人耕種抵替官兵歸軍使喚詔工部行下逐路總領措置十月十二日工部尚書張聞言制置司已將營田諸屯見耕墮人丁放令逐使仍罷營田令工部看詳臣聞自古兩國相待勝負未決必有師老財匱之患善制勝者欲省饋運之費莫不以屯營田為急如趙充國屯于金城羊祜屯于襄陽任峻屯于許下諸葛亮

也於渭南皆能籍以成功何古人之為得策今日行之為有害耶抑嘗
久復思之蓋荆襄之地自靖康以來屢經兵火地廣人稀不患無田之可
耕常患耕民之不足君無事時勸之使耕積以歲月之久僅能墾闢一二
况舉事之始曾未朞月欲使盡無曠土可乎臣謂今日荆襄之地屯田營
田為有害者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欲治田而無田夫任事之
人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于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於百姓百姓受
抑妄稱情願舍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或遠數百里追集
以米或名為雙丁役其強壯者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
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廷罷之誠是也然臣
竊謂自去歲舉事以至今日買耕牛置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其
間豈無已墾之地乎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就以卒業乎一旦舉而棄之不
為勢力之家所占則是捐十萬緡于無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終不可耕也
臣此見兩淮歸正之民源源不絕動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今已
踰期矣官既不能給斯民無所依老弱踣于飢餓強者轉而之他殊失斯
民向化之心無亦有傷國体臣愚以謂荆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規模與其
無民耕而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盡遣而使之耕非惟可以免流離困苦

之患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處我不至失所率皆徭負而至異日墾
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詔除見有人耕種
依舊外餘令寬允文同王珪疾速措置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江淮都督
府奏贍軍事陳俊卿言兩淮兵火之後前後議屯田其說紛然卒不能有
力立蓋欲募民屯則非良守令出入阡陌遲以數年何以見効事既悠悠
無肯任責者若使軍人營田事或易集前此兵將官多難之近與鎮江都
統制劉寶勲論欣然有欲為國家出力率先諸將之意其說似有理欲
只用不彼帶人分數十頭項擇見今條官荒田標旗立寨多買牛犂縱耕
其中田熟之日官不收課人有所得自然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米穀
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可無運漕之勞此
誠永久守兩淮之上策第須久任其人責以成效善欲取効目前又或憚
其小擾則無時而成此說或可行乞下劉寶勲具施行詔令陳俊卿劉寶
疾速施行同議條具聞奏其後劉寶勲具到見管營田官莊四十二所田四
百七十五頃八十八畝官兵五百五人客戶二百六十五戶臣契勘得營
田軍兵係元不入隊人內差撥即無堪充披帶出戰之人歸正人已承都
督府取問皆係清願請佃所稱軍兵費用錢米係是逐人身分合得請給

即不是因營田別有支破今者詳欲乞將本軍見管營田頃畝且令依舊耕種實又言淮東自經兵火凋殘之後荒田甚多若令且耕且守醜虜聞之必不敢輕犯乞于楊楚高郵盱眙天長諸處檢踏係官不係官應于荒田可以耕種者于內雖有主未曾歸業亦許時暫種時候將來事定日撥還其檢踏到頃畝悉置簿拘籍以憑斟酌分撥人兵前去欲乞于入隊官兵內揀選請受低小元係莊農使臣五人例三人例及効用長行軍兵口累重大情願屯田者及忠義歸正人舊曾力田耕墾之人盡數集定數目以脩分撥種時合用農具本軍自行置辦外其耕牛種糧蓋屋竹木並乞官中給降每十人為一甲斟酌田畝多寡共成一寨于內差使臣一員管幹人數稍多即差部隊將一員監點轄每一甸差將官一員詣逐寨看視時復差統制官檢點及賢不測前去提領一于種時之暇令官兵時復閑習元來執色武藝免致廢墮至收成畢農隙時却行抽回軍前以脩防捍委淮東提領營田官王弗同共措置今來揚州見椿管厰罷孽生馬並備錢銀共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一貫文欲撥副總領所拘收專充措置營田種糧牛具等使用並從之三月十四日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措置江淮等路營田王弗言自古屯田之制止用軍兵唯魏武于許下

募民屯田積穀至數百萬然則軍民雖異而屯田期于積穀則一也國家
軍興以來屢降詔旨太上皇帝親書趙充國傳賜諸大帥所以激勵諸將
然終莫能有奉承德意以塞詔命者紹興五六年間置營田司講究利害
而施行之臣嘗同領江淮等路營田公事經營二年初年官收四分莊戶
六分次年官與莊戶各收五分省記紹興六年官中所收約七十四萬碩
莊戶所分一同繼被旨結局分隸諸路漕司權領遂致人情觀望田政日
削牛死不補客去不追耕墾之田認者輒與逋逸不振日就廢壞今雖有
存者所得無幾若再行招名愈更艱難無游民今日着業往往不肯開墾
荒田欲乞先于側近軍分與王帥商議揀次等不堪出戰及知農務之人
每軍以十分為率差撥一二分列屯耕作其置莊買牛造農器分課子並
依昨差提領營田司已降指揮施行外有當時募民官莊各乞下逐路取
見已廢見存數目且據舊禾所管莊數目所關客戶招名清額人戶補填
所責軍民各有課程假之歲月以漸增廣從之 七月二十八日知復州
張沂言本州景陵縣管下舊有營田官莊自紹興六七年間宣撫司營置
今三十年矣名存而實亡歲久而害深當時耕牛歷年既多十無七八歲
課盡成之租盡成科折逮于裝發人戶名下復有水脚之誅今以所給牛租

一千七百斛之穀仰視國計之大如太山之一芒而一郡之民歲受其弊
乞于揀汰使臣內差一人董率揀汰之卒而營治之候三二年間耕種成
熟別議增減委是公私兩濟詔令措置營田官王弗相度弗照得景陵縣
營田經今二三十年耕種已就緒如有廢壞耕牛倒死少闕客戶自合依
已降指揮補填若將揀汰之卒耕種窮緣揀汰軍兵皆係瘠老病患不堪
征役今相度欲乞下荆湖北路營田使行下本州取見當來興置營田幾
莊若干頃畝耕牛農具客戶數目并見今所管之數如內有委實料押去
處即行放散其退下田土却別召情願人戶承佃若官莊廢壞耕牛少闕
自合營田司那駁計置收買應副其所闕客戶亦抑照應已降指揮召
情願人戶補填見闕之數從之 十一月十五日詔襄陽府營田官吏並
蘇止令京西轉運司官吏兼管更不添請給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詔
兩淮合行屯田以便軍食昨來郭振于六合措置已見就緒今來已除鎮
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所有淮南東路屯田理合委官令郭振同王
弗周原疾速措置其合用種糧農具牛畜等一就條具聞奏 其後王弗
等條具下頃一檢准紹興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指揮措置屯田乞以五十
頃為一屯作一莊差主管將領一員監轄使臣五員軍兵二百五十人如

次年地熟人力有餘願添田土聽從其便一近取會到楊楚州高郵盱眙
軍天長縣見管係官荒田共五萬八千餘頃所用種本收買耕牛置辦農
器修蓋廬舍寨屋差撥軍兵屯耕作使臣管幹監轄雖蒙朝廷降到銀
絹止提計錢五萬餘貫若下手措置收買牛畜蓋屋之類大段缺少欲望
廣行支降錢本應副使用詔令淮東總領所將寄收屯田錢五萬貫并見
樁管都督府度牒一百三十二道價錢撥充屯田使用三月十一日詔
已降指揮兩淮合行屯田昨來郭振于六合措置已見就緒所有淮西湖
北荆襄令沈介張松王爰楊俊王彥趙搏王宣張師顏疾速措置五月
十八日詔淮東西湖廣總領淮南東西湖北京西帥漕臣並兼提領措置
屯田兩淮湖北京西諸州軍守臣並兼管內屯田七月五日權發遣滁
州楊由義言被詔措置屯田以便軍食除已將鎮江府都統制郭振撥到
不入隊軍兵五百人標撥荒廢田一百餘頃蓋造莊屋收買牛具近已分
撥軍兵前去逐莊居住趁時開耕布種二麦外契勘本州元管營田七十
頃緣營田與屯田不同屯田係使軍兵耕種營田係召募百姓耕種逐年
將收到子利依營田元降指揮除種子外官中與佃客作四六分分官
得四分客得六分本州近緣兩遭北軍侵犯牛畜農具不存營田莊客衣

食不繼星散近移致所管營田多成荒廢今來本州元管營田七十項目
今共有耕牛二頭佃客二十七戶臣近申朝廷乞將今年營田二十七戶
名下分到係官子利盡給付本州接濟營田未蒙回降窮緣今來措置屯
田一百餘頃已見次第欲下淮東提領營田司覈實將今年營田子利盡
與本州客臣措置牛具招集莊客更充官莊側近踏逐良田三十頃湊成
營田一百頃葺理耕種從之 八月三日數次閣待制張子顏言朝廷見
今措置兩淮營田官莊臣于真州及盱眙軍境內有水陸田山地等共一
萬五千二百六十七畝謹以陳獻詔價直令戶部紐計支降度牒給還
繼而張完元也真州已產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三畝楊存忠以楚州寶應
田三萬九千六百四十畝并牛具船屋莊客等畝納並從所請 十二月
三日知襄陽府路彬言乞將轉運司營田一屯見有五十餘戶耕種歲收
物斛不多乞委本府宜城縣令尉兼行管幹其收到物斛依舊轉運司拘
管所有營田司元置官屬効用並省罷從之 十五日詔兩淮湖北東西
諸軍今年新開耕到屯田與免來年夏秋兩料應于租課本軍不得別作
名色妄行科取 二十二日軍執進呈張之綱繳奏蘇礪論屯田之兵與
農民雜處民間悉不安居多有移徙者上曰令郭振劉源將提領所支到

屯田軍兵寨屋錢各于田畝相近處如法修成營寨不得與居民相雜
乾道二年正月十六日宰執進呈周濬龍大淵相度到郭振乞于楊子橋
置屯田侵占民間田土不便也上曰郭振如何妄有奏陳可并畫到圖子
劄令具析先是郭振言楊州南十五里地名楊子橋南岸一帶乞置屯
田一所并收馬官莊不與民間交雜遂詔周濬龍大淵同共相度至是周
濬等相度來上故有是命二十四日詔郭州駐劄御前都統司副將武
經郎侯汝特降兩官勒罷今本軍自劾以本司都統制趙樽言本司措置
屯田差發官兵二千人前去德安郭隨州據撥荒開田土措置開墾其部
轄官路白軍第二十六副將武經郎侯汝自到德安府將屯田官兵並不
存恤至今年十一月終共逃竄遇七十三人并耕牛亦不如法養餼致倒
死二百五十餘頭又所耕田土大段數少顯是故不用心措置若不懲戒
深恐屯田卒難就緒故有是命二月十三日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奏
已降指揮兩淮湖北京西路諸軍今年新開耕到屯田與先來年夏秋兩
料應于租課奉軍不得別作名目妄行科取本所除已牒鎮江府提舉措
置屯田郭振遵依施行外所有淮東路諸州軍亦有鎮江府諸軍新開耕
屯田并楊存中等獻納田土即未審合不與合遵用上件指揮詔新開耕

屯田自合照應已降指揮施行其逐家獻納官莊即非新闢田不合放免
租課 三月六日宰執進呈荆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提舉措置屯
田王宣劄子近得湖北運判程述書報陞辭之日面奉聖訓令本軍屯田
且據目下不得增菁仍具已墾數目及施行事體聞奏竊緣當時制置司
被脩奉指揮行下日臣曾具利害中間謂從軍之人率皆游手不樂耕稼
若不誘之以利未易即工遂條具分收事宜初開荒年所收全給次年依
鄉例主客減半輸官是十分止收二分半第三年方依主客例分收務要
從寬期于集事悉蒙俯從所陳今來屯田官兵室廬皆已就緒耕鑿亦已
安業麥種已下十五百碩但自冬及春牛疫為災今漕臣既有建白謹當
遵稟洪造等曰荆襄屯田行之多年已成次第深恐因程述宣旨却致荒
廢上曰朕意本不如此可明以諭之造等奏曰且令王宣將見屯田官兵
依時耕種上曰然 六月五日詔准東屯田令鎮江府駐劄御前都統制
戚方提舉六月新除淮南路轉運判官王之奇朝辭奏事上宣諭曰淮上
屯田已令有司將今年所收盡數給種之人卿到彼點檢如有奉行減裂
去家便與理會務要實惠及人 二十五日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兼提舉措置屯田劉源言伏覩指揮將永豐圩開掘見管租戶數多若

一旦放散無所歸着便見失所今來本軍差軍兵在和州巢縣屯田竊恐
於內却有不論田土之人今相度欲候開掘永豐圩將放散租戶內取問
情願屯田之人撥授所差屯田軍兵歸軍所有合用糧食乞令總領所支
借應副委是兩利詔令江東轉運司先次取問租戶如有願耕屯田之人
候至十一月發遣前去仍聞報總領所支借糧食八月三日詔武鋒軍
已撥隸步軍司可就令錢卓將帶所部人前云六合縣措置屯田須管限
一季了畢十八日詔錢卓罷知高郵軍依舊武鋒軍統制六合縣駐劄
措置屯田九月十五日湖北轉運司言已降指揮湖北京西路帥漕臣
並兼統領措置屯田諸州軍守臣兼管內屯田事照得德安府隨州鄖州
三處即日各有鄂州都統司軍馬屯戍乞於逐處措置屯田外其餘州軍
無屯戍軍馬難以措置屯田竊慮難以虛帶屯田職事詔湖北轉運司既
止有德安府一處屯田免行干預其餘州軍別無屯田去處自合免帶
三年二月八日武鋒軍正將總轄楚州寶應縣屯田事務賈懷恩言本莊
除隸本軍所管外有高郵軍及淮東安撫司提領所淮南轉運司鎮江都
統制司並帶屯田職事逐處不時行移取索委是文字繁冗供報不前詔
寶應等縣屯田除隸屬步軍司并淮東總領所外其餘官司並免管轄

十三日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言淮東州軍措置新開耕屯田乾道二年
收到夏秋兩料物斛除椿留次年種子外其餘依當年正月內御筆霰分
盡給耕種軍兵了當所有乾道三年分夏秋兩料并已復年分收到物斛
數目即未審合起是何去處送納詔將本路州軍屯田今年并以後年分
所收物斛除椿出次年種子客戶等分給外依營田例大麥稻穀充馬料
令戶部除豁合支降馬料數目小麥雜豆等本所拘收出糶價錢起赴行
在左藏南庫送納其淮西荆湖北屯田准此措置三月二十七日知隨
州周冲翼朝見進對上宣諭曰隨州極邊應營田屯田卿可躬親提檢應
所種多少所得多少先次奏來要知其數六月十三日太府寺丞總領
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兼提領措置營田葉衡言本所有營田五軍莊計田
二百七頃六十五畝歲收夏料大麥四千一碩小麦一千三百餘碩秋租
禾稻一萬八千一百餘碩充馬料以時價估計共可直錢二萬貫省而所
差使臣軍人各五百八十四人掌管歲請錢四萬七千七百餘貫米六千
五百碩絹二千二百餘匹綿三千四百餘兩紐約用錢七萬五千餘貫所
得不能償所費之半兼差去使臣軍人皆是廢老及官職稍高之人占破
身役若依近降指揮揀汰又緣諸州軍揀汰人數至多竊恐諸州難以應

辦詔都統制劉源將諸軍莊監莊使臣并軍客揀選委實瘠老之人依舊存留營田所看管減半支破請給內善有堪充放帶人數即行拘收歸軍教閱所有逃人名下耕種田土從本所召募農人耕種 七月十四日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提舉措置屯田戚方言面奉聖訓今措置招名百姓客戶抵替淮東營田屯田官兵歸軍教閱契勘淮東營田并楊州滁州屯田三項共占官兵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今以去年所收物斛銀計價錢九萬一百餘貫將官兵一年合請錢米衣賜共約計錢二十萬六千八百餘貫比之收到物斛錢大請過官中錢一十一萬六千七百餘貫臣今于前項官兵只乞存留主管監轄營并曹司等一百二十二人依舊在莊部轄便喚外有力耕軍兵一千三百九十人委是虛占枉費今若從臣所請拘收歸軍不獨減省財賦于官中課利亦無虧損又得逐時教閱乞下逐處守臣不得將前項屯田官兵巧作緣故占吞所有營田臣乞依舊與淮東總領所同共提領措置詔令戚方將少壯堪放帶人拘收歸軍云老弱人且今依舊免行揀汰 十二月六日權發遣知州胡昉奏事繳納屯田軍兵圖冊劄子上曰屯田子弟已兩次御筆行下令發歸本莊可稽訖仍不得刺手面 四年六月二十四日鄂州都統制提舉措置屯田

趙構等言昨奏依指揮差發官兵前去安郢屯田以便軍食去歲夏秋兩
科收五萬餘碩其黑豆餵牛大麥稻穀充馬料所有小麥粟穀雜豆糶發
價錢赴左藏南庫送納所有運家屯戍軍馬合用糧料係提領所逐時移
運應割支遣今來安郢兩城修築堅固欲乞將已後屯田所收大麥粟稻
置倉橋頭五年之間可積數十萬斛以備邊陲有警應期支遣從之
十一月八日詔差知無為軍徐子寅前去淮南措置官田利害仍以措置官
田所為名徐子寅每月添支特給錢七十貫于所在批支五年正月十
七日徐子寅言今往楚州界內相視到空閑水陸官田敦請到歸正頭目
人傅昌等勸諭歸正人王琮等四百二名情願結甲從官中給借耕牛農
具屋宇種粮請田耕種今措置條具下項據楚州具到寶應山陽鹽城淮
陰四縣空閑水陸官田共計七千二百七十八頃一十四畝一角三十四
步內淮陰縣係泗淮並鹽城縣係沿海難以令歸正官于逐家種田外
所有寶應縣孝義村艾塘村白馬村侯村共有空閑水陸官田二萬餘頃
係南近高郵軍界山陽縣大漢村有空閑水陸官田三百餘頃係在楚州
之南臣同傅昌等相視其田各堪耕種今措置欲每名給田一項五家結
為一甲內一名為甲頭並就種田去家隨其頃畝人數多寡置為一莊每

種田人二名給借耕牛一頭犁耙各一副鋤鋤鍬刀各一件每牛三頭
用開荒鋸刀一副每一甲用踏水車一部石磨轆軸二條木耨澤一具每
一家用草屋二間兩牛用草屋一間每種田一人一名借種糧錢十貫文省
赴二月初一日開墾使用仍委知縣置籍每一季親詣勸諭耕種具田給
為已業通計滿十年日起納稅賦仍令寶應山陽知縣經計元置造農具
屋宇及元買耕牛價直并所借種糧錢均作五年拘還其所收錢每年從
楚州類聚解納行在左藏南庫撥管仍令差元勸諭頭日人武進校尉添
差淮東安撫司緝捕盜賊不墮務傳昌守關進義副尉添差常州聽候使
喚不墮務韓禮並許帶見任弟遺前來部轄進義校尉王真守關進勇副
將謝彪永免文解顧知古借補成忠郎叢汝為借補承信郎徐悅借補承
信郎王榮並充部轄乞下淮東安撫司將頭目人八名各先次加借轉一
官資內顧知古係永免文解與借補進勇副尉候耕種及二年令楚州保
明繳納元借轉官文帖中三省樞密院如係真命人與換給轉一官資若
係借補人乞斟酌補正日後更有歸正願請田人欲乞並依今來措置到
事理施行詔令徐子寅措置 十九日徐子寅言被旨措置兩淮官田乞
先往楚州催督守令置造農具屋宇給散耕牛種糧錢赴二月內開墾候

措置一州軍日即往以次諸州軍所有諸州軍合具空閑官田數目乞從
本所先次行下依所立日限開具供申所有置買牛具等合用錢物乞每
料支降會子二萬貫俟支用一料將盡乞給降一料接續支用如有官吏
違慢去奪其人吏乞從本所杖一百斬罪當職官取旨乞重賜施行從之

三月二十七日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言利州路諸州營田
向緣兵火之後主田荒閑無人耕佃前宣撫使鄭剛中措置差發官軍耕
種將每歲收到租米斛斛更相允易對減成都府路對難米一十二萬額
應副贍軍臣昨入蜀境訪得積年既久獎犒不一軍兵與齊民雜處于
村疇之間時強侵漁百端格掇又于數百里外差科百姓保甲指教耕佃
間有二三年不得替者民甚苦之其租米斛斛歲豐則利歸莊官水旱則
保甲均認兼所收之租不償請給之數謂如興元府歲收租九千六百七
十三碩一年却支種田官兵請受計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五碩之類知興
元府鬼公武措置以三年內所收租課取最高一年為額等第均數召人
請佃發遣官兵歸將擇少壯者教閱老弱者揀汰已據興元府鳳州召人
承佃自去年秋料為頭理納所承之租并階利興州已係人戶租佃外有
西和成洋州打量到見管田畝臣已行下提領查勘差屬官一員前去逐

州同知通指置召人請佃發遣軍兵歸將放散保甲依舊歸元來去處防
托邊面從之八月十七日詔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見官三畧屯田官
兵並拘收入隊教閱其屯田并耕牛農具等令逐州軍交收下出榜召人
請佃只認軍中所認租額九月六日知揚州莫濠言准指揮鎮江都統
司及武鋒軍見官屯田官兵並拘收入隊教閱其屯田耕牛農具等令逐
州軍交收日下召人請佃只認軍中租額濠照應上件屯田今來已是開
成熟田若依所降指揮召人請佃只認納租額若租額稍輕往往盡為有
力之家所佃若或租額稍重未必有人請佃一年之後復為荒田今來淮
甸民戶復業者衆皆謀生計如揚州逐時人戶交易田地投買契書交爭
訟界至無日無之今乞令逐州軍將所管屯田先次估定價錢開坐田段
出榜召人實封投狀增價承買給付價高之人理統已業耕牛農具亦令
逐州軍各行變賣所有自今田土青苗亦乞委縣官措置收刈變轉同賣
田等價錢今項椿管以脩朝廷取撥支用詔逐州軍將所管屯田目今已
成苗稼且令官兵收刈候收成了日以租額輕重比近品格均一依已降
指揮召人請佃十一月十日大理正兼樞駕部郎中措置兩淮官田徐
子寅言近降指揮武鋒軍見官三畧屯田官兵拘收入隊教閱其屯田并

耕牛農具等今逐州軍交收召人詣佃今竊見所罷屯田莊數內楚州寶應縣一莊有田一百三十二頃一莊有田五百頃乞將二莊所管耕牛農具屋宇種糧等盡數撥發官田所勸諭歸正人耕種仍乞就差賈懷恩王知彰管轄所有課子乞依官田所利蠲免候至十年納稅賦詔依所收課子典免五年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今振同淮西提領所相度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入披帶不堪披帶人且令依舊屯田新得子利內量度支給養贍却召募少壯人補填軍籍契勘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少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于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乞將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柘皋莊依已降指揮召歸正人耕作外其和州界屯田並行廢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其田令合和州召人租佃如無人即估價召人承應二月十一日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廬州郭振言承務郎薛亶申增置廬州屯田事件令振相度今條具下頃一耕田合用莊丁四千人軍兵一千人建康諸軍所管屯田依已近降指揮並行廢罷其見占官兵拘收歸軍今來若行差撥有礙前項指揮且廬州見管戶口人下累經兵火蹂躪凋零今欲乞召募情願人戶耕詩或無歸貧

乏之人與免科役官給牛具借貸種粮付與耕作其所收于利除撥出借
貸種粮外以十分為率官與力耕人中分一乞先次蓋造住屋二千間收
買耕牛五百頭並令淮西轉運司應副候將來耕時稍成次第一面關報
本司接續蓋屋買牛一稻種借粮乞據合用數目關報淮西總領所借撥
應副使用候成收日却行播收所有薛康中乞差充提領屯田所幹辦官
從之 二十八日詔建康府都統司退下淮西屯田專委淮南轉運判官
呂企中措置召人耕種 企中條具下項一今來建康府都統司退下知
州管下并無為軍拓阜鎮屯田數內拓阜鎮莊依已降指揮委郭振招召
沿淮歸正人耕作外有和州屯田元係五百頃諸軍耕種今召人耕種欲
多出文榜勸諭召募一屯田元原軍人開墾官給種子等所收花利主客
中半分受今召人耕種即與向來軍人耕種不同竊緣當米營田係是四
六分官收四分客戶六分蓋欲優異人戶今來欲乞除種子外依營田例
四六分數官私分受欲乞令知縣縣尉依營田法階衙上各帶主管屯田
每遇支種子委自知縣躬親到地頭當面支散知道今尉仍乞依營田例
添支職田一今來屯田雖是成熟竊緣報事之初合行優恤將來收成欲
合免事免第一年花利次年為頭方行分數官私收受一遇有人戶前來承認

耕種乞就逐縣寔封投狀請佃盡出給公據一今米屯田不許見任官及
僧寺道觀公吏等人說名冒占許諸色人告論如有違犯申取朝廷指揮
外自餘不拘西北流寓及兩淮居民以至江浙等處客戶並許不以多少
量力踏逐承佃仍令實封齎狀赴逐縣投陳別置簿籍立定字號盡時給
據付人戶收執耕作一見椿管元條屯田牛具犁耙莊屋遇有人戶前來
耕種欲乞一面給散一所召到人戶並不得州縣差使搔擾仍乞令逐州
軍守臣常加覺察一給田之後若遇水旱委是令尉躬親到地頭依實檢
覆一據許子中先踏逐差到進義副尉袁亨忠副郎李彥忠說諭到歸正
林木等一行八十二人各情願受田種時乞依許子中申獲指種每種佃
人一名借種糧錢一十貫文省一許子中已申差李彥忠袁亨充措置兩
淮官田所聽候差使今欲乞存留逐人措置屯田使復仍以措置屯田所
准備差遣人為名從之 四月十二日詔揚州滁州屯田依和州已降指
揮七年九月十一日戶部郎中提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兼提領措置屯
田呂游問言本所收管管屯田屯內官兵闕人耕種之數乞依元舊須
畝出榜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租課令本所拘收 八年三月九日宰
執進呈知楚州陳敏奏城東有古壽河四十餘里自兵火以來壅塞不通

欲開厥取水灌漑田疇先措置一莊已成倫理後于壽河一帶增置十莊
開墾土田官兵力田之暇不妨教習武藝為且耕且戰之計上曰與趙充
國時屯田不同漢以強制弱兵有餘力今日士卒欲臨大敵不可責以農
事七月十四日知廬州趙善俊言朝廷分兵屯田誠為至計然屯駐諸
軍願耕者不得遣所遣者不願耕軍司並緣為姦當遣者僥倖苟免得遣
者驕情不率此不可一也且以廬州合肥一縣言之五軍七莊共一千五
百餘人正軍歲支錢一十四萬五千四百餘貫米一萬三千九百餘碩歲
下稻麥種僅千碩所收才得五千碩之數若計其支遣所收只可充兩月
請給之費又未免取辦于州縣此不可二也朝廷以兵數不足召募新民
今乃令屯田蓄三二千習熟之兵驕情于田野之間緩急將安用之此不
可三也臣謂罷屯田則有三利習熟戰鬪之兵得歸行伍從事于教閱一
利也無長官置吏坐糜廩稍無買牛散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
皆膏腴牛犂屋廬無一不具以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取其三利而去
其三不可在今日誠不宜緩詔廬州見差遣建康官兵屯田並行廢罷其
田畝牛具等令趙善俊盡數拘收請歸正人請佃標撥給付如歸正人數
少即一面募人租種仍委善俊將屯田官兵親行揀點具堪入隊不入隊

及老弱病患姓名人數中樞密院並先次發遣歸軍 既而善俊言屯田
並係膏腴之地既許人請佃竊慮官負秀才公吏冒名前來承租不得專
一應副歸正流移等人乞下廬州禁止從之 九月三日湖廣總領所言
比准指揮令相度荆鄂兩軍營屯田利害近據鄂隨郢州申乞依舊令官
兵耕種奉所照得遂州退下營田屯田其間往往皆是瘠薄田畝又多與
本軍見耕田土參雜若且令營屯田官兵相兼耕作委是經久利便所有
荆南軍元退下屯田二百二頃五十五畝平並係官兵累年開墾熟田除
耕種過一百二十一頃五十八畝計用種一千一百一十五碩七斗五升
一切了畢務得歲計稻穀增美今來荆鄂兩軍見退下空閑熟田乞依荆
南軍屯田依舊令官兵耕種詔李安國疾速措置差官主管招募客戶耕
種毋令荒閑田土仍盡拘數收莊屋農具給付客戶居住使用將收藝到
子利照年例分隸同日詔淮南運判高禹將屯田官兵退下田畝并今來
寬剩之數疾速盡行招名客戶耕種毋令少有荒閑仍令蔡沆依已降指
揮差官主管拘收莊屋農具應副客戶居住收到子利照應年例分隸施
行旬具招到客戶耕種頃畝以聞 先是高禹言鎮江諸軍屯田為民之
害積年已久專屬官夏孝閔同高郵江都兩縣主簿塞切通詣諸莊覲約

項畝肥瘠荒熟之數除戶部圖籍四百七十餘頃之外的計寬剩尚近十
項內除瘠薄之田三百餘頃猶有膏腴七百餘頃欲自今歲為始本司把
認上供諸司課子并分給客戶種糧正行撥隸淮東運司故有是命九
年五月七日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劄鄂綱言太平州營田官莊客
戶一百餘家所占官兵二百四十餘人一歲所收除種子分給力耕人外
共得稻三千餘碩麥二百餘碩共准錢三千四百餘貫官兵歲約請給計
錢二萬八千餘貫校之不及官中所支官兵兩月請給委是大段虧損官
課乞將太平州營田官兵依趙善俊措置廬州屯田事理委提領所選一
點揀強壯人充收入隊帶甲使喚其老弱病患人依揀汰人使充發遣所
有成熟田畝牛具屋宇等令太平州盡行撥付見管客戶耕作如尚少闕
招召無歸之人請佃種蒔輸納租課且本莊官兵積習舊弊多有承佃之
人以其不係本司兵額無緣根括亦乞下提領所乘此點揀一就取見詣
寔改正內有職名人承代官資依已降指揮數減一半支破合得分數請
給施行從之以上乾道會要下脫淳熙二年上嘉寧十七年共十三條同補抄

全唐文

宋會要 屯田雜錄

卷一百一十

事一作使

腹八注二條

真宗 魏方宗

太宗淳化四年三月六日知雄州何承矩言近年水潦頻降河流泛溢壞
州城民舍蓄聚為陂塘妨種藝欲因水利大興屯田以便民治從命
命高陽關副總管皇甫繼明提舉仍令河北諸郡水潦所積處發卒墾田
州長吏按行催督二十四日以六宅使潘州刺史滿相刺史何承矩內供
奉闕承翰殿直張從古同提點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事大理寺丞黃懋充
判官黃懋泉州人任滄州臨津令上言本鄉風土惟種水田沿山導泉倍
費工力令河北州郡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工易就乞興水田三五年內
必公私大獲其利真宗嘉之以承矩曾言屯田事因遣按視復奏咸如懋
言即令承矩領護之以懋為佐發諸州戍兵萬八千人給其役也真宗
咸平二年五月京西轉運使耿望言襄州襄陽縣有潯河舊作堤截水入
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有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
以農隙調夫五百築堤堰仍於荆湖市牛七百頭從之望前知襄州與
通判何臨常同規度改有是奏也真宗曰屯田之廢久矣苟成此足為勸
農之始遂令躬按視焉至是可具奏望又請大理寺丞武程總其事程矩

朕九月一條

本一作木

上章以為不便詔移程於他郡別選職官領其事俟稻田務成有無利害其狀望武程別取進止當行賞罰四年十二月陝西轉運使劉綜言鎮戎軍本古原州之地有四縣餘址尚存自唐至德之後羗寇存臻邊防失守吐蕃尚結贊乘隙引兵攻陷關內及隴右百餘城原州亦廢其後宰相元載備知要害欲守其地或沮其識而罷今來陛下斷自聖畧復置此軍乃元載之謀有俟於我聖朝也然元載所議控扼之狀尚未間采而行之今城壁既就不脩外援屯聚戍兵多費糧饋則不如不置臣昨閱視鎮戎軍川原廣衍地土饒沃若置屯田其利極博今鎮戎軍歲須芻糧約四十五萬餘石東破茶鹽交引錢五十餘萬况更令民遠倉輸送其所費耗即又倍常見今鎮戎軍四面已有人戶耕種欲於此處置屯田務且取田五百頃差下軍二千人置牛八百頭立屯耕種於軍城近北至本峽口及軍城前後各置一堡寨約地土分種田兵士將牛具就寨居泊更充鎮戍固不失且戰之理兼彼處皆居要害常功防備若不分布置寨屯兵為援即鎮戎軍久必難守望今知軍洛苑使李繼和充屯田制置使令繼和自舉有心力使臣四員充四寨監押每員管轄五百人便充屯戍如此久遠必大為邊鄙之利今安國鎮有古制置城壕戍鎮記一本謹寫錄上進貴

知遼陸可以耕種之也真宗曰覽古記信可以興作從之五年六月知
雄州何承矩兼制置屯田使先是承矩兼屯田事及以侍禁閣門祇候馬
濟知順安軍亦兼營田事承矩言與濟品秩有異所兼之名則同故特加
使額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知保州趙彬決難距泉自州西至滿成縣
又分徐河水南流以注運渠置水陸屯田以其事聞奏帝乃詔保州駐泊
都監王昭遜與彬同領其事仍賜彬勅詔諭令協力成其事景德元年
四月十八日詔保州置屯田兵籍自今轉運司糧移易者以違制論十月
詔相州管內不堪牧馬草地一段宜令官置牛具選習耕農兵士置屯田
莊二年正月詔定保雄莫霸等州順安平戎信安等軍知州軍並兼制
置本州屯田事舊兼使者仍舊先是北面緣邊屯田水陸兼種甚獲其
利自宋雄州長史兼領使名其諸州即別命官主領至是戎虜通好帝德
平寧之後漸成弛慢故有是詔三月詔保州所作屯田舊積塘水以備
溉灌頗聞隄防壞致失水利宜令官吏專切按視勿廢前効先是知
州趙彬與是田開鑿漸廣未幾彬移他任帝慮因而毀廢即遣使視果言
隄防壞無備故詔戒之九月夔州路轉運使薛顏言施黔等州墾荒
地為屯田今歲獲粟萬餘石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知保州趙彬詣於郡

城東北更廣屯田以圖來獻之帝曰北虜既和邊材微警當勸農民咸使樂業不必侵占畝妨其墾殖也四年八月知雄州李允則言應係屯田皆在緣邊州軍自來止移牒制置不獲躬按其安撫都監二員常巡邊郡望令兼屯田事因便檢校從之大中祥符二年六月知和州趙彬請增屯田務兵五百人從之五年正月令保安軍稻田務旬具懇殖功狀以聞題軍地接蕃境屢詔修廣屯田自高尹蒞軍事罕以聞奏故督責之七月六日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賈宗言緣邊開塞塘泊水勢修疊堤道深淺月日定式圖請乞付緣邊州軍收管仍下屯田司提舉遵守從之九年三月改定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為屯田務天禧四年四月內殿崇班閻門祇候盧鑑言保州屯田務自來逐年耕種水陸田八十頃臣在任三年開展至百餘頃歲收粳糯稻萬八千或二萬石本務見管兵士三百七十餘人以河北沿邊順安乾寧等州軍屯田務比保州十分中止及二三分已來其保州屯田務兵士不暫休息尤甚辛苦欲望下軍頭司自今所配河北屯田務兵士十人中將四人配保州六人配餘處從之仁宗天聖三年十一月古巡使監察御史朱諫言近聞上封者請估賣福州屯田北田人戶耕佃四十餘年雖有屯田之名父子相承以為已田况開屯田租

脫元二年二年
雨降

脫十二月一條

課均稅之時已均在人戶私產二稅上輸納伏望量定租課罷行估賣詔
見佃戶內有單貧戶承買者別立寬限送納價錢寶元二年九月十四
日臣僚上言乞令河北都轉運司同共管勾屯田司公事亦帶都大制軍
使名目從之慶厯五年七月臣僚上言近定開都七汲口以南劉宗言
壁盡閉斷五門幘頭港下赤大渦柳林等口並却依舊開放通沿邊吳波
水入白羊等淀派灌向下州軍塘泊乞下河北屯田司永為定制如後更
有臣僚上言更改此一帶水口及諸州軍塘泊並乞重行責降從之六
年五月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往陝西與本路提點刑獄曹穎叔相度
興置緣造屯田嘉祐四年二月十一日三司鹽鐵判官管勾河渠公事
楊佐等言準宣躬親往保州等處相度到屯田塘泊合行開決水勢并增
修堤道去處委實利便及以畫圖進呈詔簡牙家港十洪橋并順安軍北
門外界河北岸水口子兩節將定州路安撫使司先差安肅軍通判王宋
相度到事理并今來楊佐等所陳再委河北提刑薛向都水監丞孫琳計
會張茂則親往相度具合如何等重透泄勢即得經久穩便同共以聞外
餘並從之仍令逐州軍長吏據本地合修去處那容人功物料新次興修
訖奏六年三月一日河南屯田使曹偕言乞權罷逐年赴關進呈屯田

脫沽平三年
一條

並常務制置
也同使事

與校今後知州

依舊不出外其

高接都監

泰興等處

四

三

司地國從之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差西京左藏庫副使內侍
押班李若愚充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事 四年二月十一日詔雄州
知府及安撫都監與管內臣分頭提轄 二十三日詔河北緣邊屯田
務水陸田並令民租佃本務兵士令逐州軍收充廂軍監官悉減罷 初
屯田司每歲以豐熟所入不償所費屢以為言至是乃從之八年正月十
七日詔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事關士良與復五路都鈐轄資序令久
任朝廷重屯田之任故久其任以責成也 四年五月十三日詔給祠部
五百道貨易錢買農具牛畜舟車興治保州以東次邊陲地為水田從安
撫副使沈披所請也披復以為請充屯田興工支費又給二百道 九年
三月二十三日河北屯田司言詳定州薛向奏安肅軍界開板口鋪以東
舊係屯田務地並是稻田其南則遺吳宜子二淀東灌百濟河身兩淀久
來諸畜塘水為險固自熙寧七年夏中其遺吳宜子二淀積水並已乾涸
即今通行人馬不比安肅廣信軍西北猶有山勢闊隔舊來薄沱等九河
灌注過吳宜子等淀水勢漲滿乃入石塚等諸口及百濟河迤邐入次東
灌注向下塘泊訪聞自去年屯田司擘畫却於邊吳淀南敗灘套水泊近
接薄沱河水勢下流入順安界趙口通流入康淀灌注近下塘泊其邊吳

宜子等浚為趙口南邊走泄水勢以此致兩浚乾竭自去年秋潯沱河通却於敗灘套上邊淤斷河道水勢復入沙河西股却得灌注兩浚猶有二分積水若將來經夏水發却衝開敗灘套河道却入趙口透泄水勢則兩浚依前乾涸實為非便今欲乞將趙口依舊開斷令水勢盡入吳宜子兩浚常令水勢漲滿可以準備臨時疏通用實為利便本司即差巡視塘水堤道李祐之詣邊處相其利害祐之勘會自來潯沱等河水盡下入趙吳宜子等浚如水勢漲滿乃入石堰等口灌注向下塘泊如水勢不至漲滿即只由百濟河出泄昨於熙寧六年內為以東塘泊乾淺過於保州地分夫簷帽莊開引潯沱河由敗灘套下入趙口灌注以東塘泊至熙寧七年六月內潯沱河自永寧軍界荆丘村已上淤斷河身其水西北流入仇浚等一帶泊入邊吳宜子浚祐之檢視於澱處開撥引水入趙口遂於今年三月內於東路臺村劉家莊灘套下入趙口灌注以東塘泊至熙寧七年六月內潯沱河自永寧軍界荆丘村已上淤斷河身其水西北流入仇浚等一帶泊入邊吳宜子浚祐之檢視於澱處開撥引水入趙口遂於今年三月內於東路臺村劉家莊北有舊河一道於斷處開撥分引入趙口依舊入九流等浚及邊吳宜子

淀即今山兩水漲滿邊吳宜子兩定見有水勢欲乞如邊吳宜子淀少即
行開趙已五月十二日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使事閻士良言竊聞
保州界自景祐中楊懷敏勾當屯田司日厚以才利召募人指扶西山被
民填塞泉眼去處臣常以諭保州曹偃今偃訪得雲翼卒康進畫到地圖
仍充保塞縣小郎劉第六地內有泉源盈畝有餘號叫呼泉匿在土中
當州南約二里有平候河一道上自本縣界下至運糧河及邊吳淀內東
西約及百里每遇旱歲河內微有流水或至斷絕今欲開導此泉令入候
河及運糧河四時常流增注塘泊及本村別有泉數十道臣常尋訪二河
上源未得其處今乞委保州曹偃相度收買泉源地量與兵役疏導舊泉
增助邊防誠為利便送河北沿邊安撫司本司尋委權通判保州辛公佑
相度公佑言親詣保塞縣大靜鄉龐村沿候河向上約三十里已來沿北
岸有泉眼大小不等尋令略行開撥各見泉水湧出相去遠近不等約計
在一里半地內計有泉三十餘處其水通流闊狹深淺有三五寸至一尺
其舊河堤岸闊處有五七尺至一二丈已來其河自本州南來西南至即
村泉源出處共計約三五里若行開撥只依舊來根岸開出河身其水通流
下接運糧河可以增注塘泊所有侵占民田欲乞比視側近田土優給其

元豐元年上
朕又詔推行
四條
事至元年上
詔行利便一條

直收買委為利便其叫呼泉只是古老相傳未見其源所在又未敢徑追
地主開掘若作河道上下所該人戶地土不少乞下本縣勘會詣實指定
有泉去處亦行收買當今已見泉眼去處劉第六地內未見泉源處約四
里以來若先行開撥上件三十餘泉使河道通流別無礙礙本司未敢行
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關河北屯田司及合屬去處施行 元豐元年六
月二十五日荆湖北路轉運司言沅州屯田務自初興至今所收未嘗敷
額若募人租種納課不費官本利害甚明乞自朝廷詳酌施行及令本州
通判主管月量給食錢從之委轉運判官馬城提舉之 八月十二日上
批河北屯田都監謝禹珪為性誕率建畫職事多無規繩前日與禹珪不
協者今已替去聯事之人了無嫌礙宜令自今並與河北屯田司官通衙
行遣毋得獨中奏其權發遣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汪輔之更不得同主管
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罷沅州屯田務募人租佃役兵還所議從轉運使
徐禧請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知定州韓絳言乞借安撫司封樁錢五千
緡市水地為屯田從之 二十七日詔定州路屯司以水利司為名 時
保州廣信安肅順安軍興水利為屯田詔為民而安撫使韓絳言恐慮疑
增塘濬故改之 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召定州路安撫使既帶都大制置

塞一作寨

瓜一作茨

等一作守

脫一係

屯田使其轉運使副兼領虛名並罷令知雄保州並帶屯田使通判並帶屯田判官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都監仍通管兩路從定州路安撫使韓絳請也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詔河北屯田司相度尺寸丘塘濬水則季北增減以聞令李琮齎詔往同商議毋得張皇漏泄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樞密院言河東經畧司去歲差借民牛耕種葭蘆諸塞田及差發防護軍馬保甲廩耗極邊貴價糧草錢物似奪農民時令民失業比至收成不償所費詔與呂惠卿審較利害無臨前失以河東路轉運司自經畧司去年三出兵耕種木瓜源等兩不耕地凡用將兵萬八千五百四十五馬二千三十六其費錢七十三百六十五緡穀八千八十一石糶糴四萬七千斤草萬四千八百束又番保甲等粟凡二千六百三十七人其費錢三百緡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產牛千具皆非民之願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預借本司錢穀以為子種至今未償增人馬防托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望早賜約束故也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八日京西提舉司言朝旨相度蔡州西平上蔡兩縣人戶佃屯田支移等事欲止令人戶欲出租課外更不支移折變詔尚書戶部相度以聞

朕五年一倍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未改元三月九日皇城使河北措置屯田石璘奏乞
添招塘堤役兵千人從之徽宗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詔滿水為塘以除
水患留屯田營以實塞下爰自我祖宗設官置吏分職聯治自為一司專
總其事歲月寢久州縣習玩訪聞比來隄壑不修水潦穿溢出害民田綿
亘千里雖有司存上下苟簡自祖宗以來塘堤古迹重加修整務令堅固
即別不得增益更改引惹生事本司可比本路提點刑獄序官提刑之上
舉官按罪吏屬等職務可令相度條具來上餘悉仍舊政和元年正月
二十四日詔河北措置屯田並依元豐法別為一司指揮勿行六年八
月一日臣僚言高陽中山兩帥并濟邊安撫司舊並係提舉屯田使副今
屯田司職事各繫一都監典領近年因其失職或非本職得罪相繫而去
一司職事有所妨廢望自今屯田都監非因本職得罪只乞就任責罰所
貴盡心從之

步下脫一名宗建宣三年至
嘉定十七年一奏應補抄

宋會要

方田

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自京東為始推行銜改

三司方田均稅條見前會要賦稅卷四併作三色絹小麥雜錢秋稅併

作兩色白米雜錢其蠶鹽之類已請官本者不追造酒

杭糯米馬食草仍舊逃田職田官占等稅亦依舊倚閣

屋稅比附均定墓地免均如稅額重處許減逃閣稅數

已方四路京東東路并內鳳陽府天興秦州隴西成

紀縣已方餘州縣熙寧七年四月朝旨權住永興軍

等路延州臨真門山膚施敷政延長永興軍藍田武功

興平臨潼咸陽醴泉乾祐丹州宜州陝府靈寶夏縣坊

州中都宜春祁州永壽宜祿慶州安化彭原解州聞喜

號畧縣并到王城縣中曲等七村鄆州洛郊落川廊城
真羅縣為災傷權罷候豐熟別奏取旨陝府平陸同州
韓城縣已方訴不均見重方量 河北西路 內衛州
黎陽汲縣已方熙寧九年朝旨應本路合行方田賦稅
最不均縣分每年逐州不得過一縣一州五縣以上不
得過兩縣其次災傷縣分仍權罷邢州鉅鹿真定府膏
城縣係稅最不均朝旨候元豐二年施行 未方四路
京西南路京西北路 熙寧七年四月朝旨應合方田
均稅州縣候將來農隙日施行 河北東路 內雄州
歸信縣為二稅不均本路提舉司乞方量 河南西路
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知審官東院鄧潤甫乞以京東

十七州選官四員各定分專管勾方田今欲先差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沂州費縣張諤前建昌軍錄事參軍劉
源分定州縣二年為一任從之 四月四日詔方田每
方差大甲頭二人以本方上戶充小甲頭三人同集方
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躬驗逐等地色更勒甲頭方戶
同定寫成草帳於逐段長濶步數下各計定頃畝官自
募人覆算更別造方帳限四十日畢先點印記曉示方
戶各具書算入寫造草帳莊帳候給戶帖連莊帳付逐
戶以為地符 六日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除已
編排方量了畢止是攢造文字處許依條限了絕外其
見編排方畢方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 兗 豐

四年十月二日司農寺言今年四月己巳詔災傷路分見編排保甲方田及造五等簿並權罷候歲豐農隙取旨今年秋成乞下諸路及開封府界除秋田災傷三分以上縣依前權罷外餘候農隙排（編）保甲方田及造五等簿內永興軍秦鳳等路義勇保甲依八月甲申詔後來年取旨從之元豐元年正月十八日詔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括冒耕地為官莊限半年聽民自陳其方田更不施行七月九日詔永興軍等路提刑司據未經方田均稅縣分并已經方田因民披訴曾差官定奪委實不均縣分如夏熟秋苗滋茂可見豐稔次第即一面依方量稅條差官體量訖前期一月申書取旨

二年十月六日河北西路提舉司言熙寧詔書災傷縣
權罷方田乞通一縣不及三分勿罷司農請不及一分
勿罷從之 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封府言永興秦鳳
等路當行方田已准朝旨取稅賦最不均縣先行歲不
過一縣若一州及五縣不得過兩縣緣府界十九縣此
一州事體不同以此推行十年方定請自今年歲方五
縣送司農寺司農寺言為便民遂從之 七年四月八
日京東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燕若古言沂登密青州人
田訟最多乞擇三五縣先方田詔候豐歲推行 八年
十月二十五日詔罷方田 徽宗崇寧四年二月十六
日尚書省奏賦調之不平久矣自開阡陌使民得以田

租私相貿易富者貪於有餘厚價以規利貧者迫於不足移稅以速售故富者跨州軼縣所占者莫非膏腴而賦調反輕貧者所存無幾又且瘠薄而賦調反重熙寧初神宗皇帝詔有司講究方田利害蓋以土色肥磽別田之美惡定賦調之多寡已行之五路至今公私為利今取熙寧方田敕刪去重複衝改取其應行者為方田法乞付三省頒降從之

大觀三年六月九日臣僚言方田之制即周官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蓋所以均之非增之也訪聞京西南路將方田十等併作五等又欲以河南府比附輕重一槩增之殊戾詔旨以致民間訟訴不絕或致流徙甚非輕久之策其張徽言所建增

稅議乞不施行從之 初徽言為京西轉運副使以汝
襄鄧州輕請依唐州用新定十等地色分五等立稅不
及者增之已重如故至是言者論其倍克故寢前議而
罷徽言開封府少尹送吏部 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詔
方田之法均賦平民近歲以來有司推行怠惰隨司督
察不嚴賄賂公行高下失實下吏受弊有害法度可嚴
飭所屬仍仰監司覺察如違當行嚴斷 政和二年五
月二十五日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奏奉詔應方田已
經方量未畢去處今先次結絕其餘州縣並別聽指揮
本路大觀三年西京偃師陳州西華蔡汝州郟城滑州
昨城五縣各已造帳均稅西京洛陽汝州襄城河陽王

屋鄭州原武新鄭等五縣雖已方量均稅未了及西京等共六州府河南等一十八縣係未經方量未審合與不合依大觀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已得朝旨將已進方田帳分先次結絕依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八日朝旨候將來年分別聽指揮詔依 八月十八日詔令京西南北路監司應已方田並選差官前去體量有無違法不均不實出稅有無偏重偏輕如不曾方量處即且令依舊出稅別選他州縣官互行差委前去重行方量即不得差本州縣寄居待闕等官所委官仰先習熟法內行遣次第選差非本州縣吏人前去盡公施行如違以違制論即因而受財乞取以自盜論賊輕吏人公人並

配二千里 二十七日詔方田於九月差官 九月八日詔應已方田路分見有人戶論訴不均者並依京西路已降指揮施行其有人戶論訴合重方并未方路分合差一行方量官吏均稅甲頭合干人等並差非本州縣人如違以違制論 其後十月七日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司奏切詳朝廷之意止為本方內有自己或鄰並或親戚地土徇情牽制於定驗土色必先弊倖令相度欲令四隅方量官互換隔隅點定某字方內大小甲頭五人赴某字方充甲頭亦與別州縣差撥無異兼近降敕命不用本州縣官吏公人莊宅牙人都攢書算一行人若方田事務有不均人戶時下有可申訴官司等亦

不敢抑遏彈壓詔依諸路准此

十月二十七日河北

東路提舉常平司奏檢承崇寧方田令節文諸州縣寨
鎮內屋稅據緊慢十等均定並作見_錢本司契勘本路
州縣城郭屋稅依條以衝要閑慢亦分十等均出鹽稅
錢且以未經方量開德府等處每一畝可盡屋八間次
後更可蓋覆屋每間賃錢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
等有力之家其後街小巷閑慢房屋多是下戶貧小物
業每間只賃得三文或五文委是上輕下重不等今相
度州縣城郭屋稅若於十等內據緊慢每等各分正次
二等_令人戶均出鹽稅錢委是上下輕重均平別不增
損官額亦不礙舊來坊郭十等之法餘依元條施行從

之餘路依此 三年三月七日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
奏方田縣分官吏不務盡公致人戶論訴紊煩官司再
行方量費用不少其元承行官吏往往替移乞候方量
了當見得委是頃畝出縮土色交錯致所納稅賦不均
及有情倖去處其指教并方量官吏合該罪犯特乞不
許自首及不以去官赦降原免詔依餘路準此 十九
日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均稅之法各從地色肥瘠
裁數輕重即無^偏曲不均之患乃副立法方田本意所
在縣分地色至少不下百數而均稅乃不過十等第十
等地最為低下但依法均稅第一等雖出十分之稅地
土肥醲尚以為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瘦瘠之地出

數雖少猶以為重若不入等即依條止收柴蒿錢每頃
不過百錢至五百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可耕之地
便有一分之稅其間下色之地與柴蒿之地不相遠乃
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故人戶不無詞訴欲乞
依條據土色分為十等外只將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
下三等^折畝均數 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
等地一畝即第十等內上等依元數中等以一十五畝
下等以二十畝折地一畝之類也庶幾上下重輕均平
詔依餘路准此 五月二十六日河北東路提舉常平
司奏檢會政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敕節文臣僚上
言切聞昨來朝廷推^行方田之初外路官吏不遵詔令輒

於舊管稅額之外增出稅數號為盛剌其多有一邑之間及數萬者欲望下逐路提舉司將應有增稅縣分並依近降指揮重行方量依條均定稅數不得於元額外別有增損本司契勘本路昨已經方田縣內有增稅數多縣分已依朝旨施行外有十餘縣比舊額雖有增出數目皆係逐戶逐色毫忽圭撮紐計無不均之數即非盛剌為名既已經年無人戶論訴不均若不限所增數目多寡一槩重方又慮公私別有繁費今相度欲將元無人戶論訴縣分止是增出私數紐計逐色貫百實及一分已上依所降朝旨重行方量如不及一分只別均稅如實是盛剌數少均攤不行者更不均量如可施行

即乞陛下餘並依元條施行詔因方田增稅是定田色不當其稅自當有增減若所方已得允當雖增不合減如所方未當有人論訴即令提刑司體量請議實聞奏諸路依此四年正月十三日河北東路提刑司奏開德府南北二城屋稅曾經元豐年定量裁定十等稅錢後來別無人戶論訴不均今來方田官依政和二年十月朝旨立定正次二十等遞減五釐均定稅錢委與元豐年所定則例上輕下重不均詔提舉官郭久中等特降一官六年九月六日詔河東陝西路依廊延路例權住方田從童貫請也八年九月三日詔作臣僚言事付之大臣審度以為可行請降親札繼聞於民弗便夙夜靡遑

虔一作處

虔一作處

建議者已行罷斥如拘或白地方田增稅等皆搔擾或削可並不行仰三省更條害民蠹國者以聞朕不憚改宣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稅神考良法也陛下推而行之今十餘年告成者六路可謂緩而不迫矣御史臺受訴乃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一十七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稅一十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州之會昌是也問其所以然之故云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而行續拍峯驗定土色一付之於胥吏遂使朝廷良法美意壅格而不下究可勝惜哉望詔常平使者如方田官不

肯躬親常察行檢察他時訴者有辭而提舉司失於覺
察則明加貶黜改正詔依仍令逐路提刑司體究詣實
以聞 十月四日詔方田官既已具明奏差了當依條
自不得差管別事如在滿仍依舊管勾方田均稅其指
教官元條不許差推勘檢法議刑官之類若奏差後方
受仍令管勾指教方田候了日發赴新任從成都府司
提舉常平司
請十九日詔今後方田差官不許用右選從臣僚
請也二年
六月十六日詔住諸路方田 先是中牟縣訴方田不
均凡四百戶指教官莫擬冒賞并方量官提舉司送轉
運司體究故有是詔 十二月十一日詔方田之法本
以均稅有司奉行違戾貨賂公行豪右形勢之家類竭

賦役而移於下戶不特困弊民力致使流徙常賦所入
因此生虧歲額至多殊失 先帝厚民裕國之意已降
指揮權罷方量別聽指揮自降權住指揮以前應曾有
訴訟不均去處本縣賦役一切且依未方已前舊數因
方量不均流移人戶仰守令多方措置招誘歸業見荒
閑田土疾速依條召人請佃 二十四日詔自今後不
得諸司起請方田見方未方已方而未起稅者並罷如
敢有違官吏並送御史臺以違御筆論吏人不以有無
並配海島根括納租者並同 三年二月五日詔諸路
方田去處曾與不曾訴訟應賦役並依未方量以前舊
數 二十八日敕文已降親札處分及聖旨指揮諸路

未方田去處權住方量已方量去處賦役不以有無訴
訟並依舊數送納及冒占并天荒逃移河堤退灘等地
並免方量根括其已方量根括增添創立租課特與減
半拖欠租稅課利貧乏者倚閭一次因方量不均流移
後來歸業人戶免一料催科其地土並聽元佃人歸業

宋會要

神宗熙寧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同制
置三司條例九月四日制置三司言累有臣察上言糶常平廣惠倉及
賑貸事今詳比年災傷賑貸多出省倉竊以為省倉以待賑賜尚苦不足
而又省以賑貸比朝廷所以難於施惠而去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澤也今
諸路常平廣惠倉略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散之之法未得其宜故為人
利未博以致更出省倉賑貸今欲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過寄置城市

者

備糶遇歲量增市價糶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
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
願倩本色或納時價青願納錢皆許從便如遇災傷亦許於次料收熟日
納錢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患厥食因可
選官勸誘令與水土之利則四方田事自加修益人之困之常在新陳不
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貸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廣惠之物
收藏積滯必待年歉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
今通一路之有無青錢發飲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趁事而
無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興利
以為耕歛補助衷多補寡而抑民豪奪之意也舊制常平廣惠倉隸提刑
司緣今未創立新法合有兌換錢斛籍轉運司應副乃克濟辦乞委轉運
司提舉仍令提點刑獄司依舊管轄不得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
諸路錢數多寡分遣官提舉仍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俟成次第即
推之諸路其制置條約別具以聞又言且乞令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轉運司
施行常平廣惠倉轉移出納及預散之法欲委轉運司及提舉官每州於
通判幕職官中選差一員主管令通檢點在州及諸縣穀其廣惠倉除量

留給老幼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具給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
青苗錢法於夏秋未熟已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約價比定預支每斗價
召民願請仍常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詔常平廣惠倉等見錢依陝西出
依青苗錢例取當年以前十年內逐色斛斗一年豐熟時最抵實直價例
立定預支召人戶情願請願五戶以上為一保約錢數多少量人戶物力
令佐躬親勸耆戶長識認每戶須俵及一貫以上不願請者不得抑配其
願請斗斛者即以時價估作錢數支給即不得虧損官本却依見錢例組
斛斗送納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量所保主戶物力多少支借如支與
鄉村人戶有剩即亦准上法支依與坊郭有抵當人戶初王安石既執政
為上言天下財利開闢歛散之法上然之故置條例司以講求財利之術
以呂惠卿為之謀主命謝鄉材等八人求遺利於四方而青苗免役之法
行遣使詳見免役門先是蘇轍自大名府推官上書召對除條例司檢
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
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
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州縣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
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州縣倚法督責民之

卷一百一十五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青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糴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要所言則常平法耳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勾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免度僧道牒數千道為奉錢行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便民無抑配與安石合意即請而施之河北而青苗法遂行於四方於是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與堂除轍狀言常平條勅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歛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歛散既得物價自平青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全如此而况錢布於外而荒水早有不可知歛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之所以未諭也五日詔常平倉錢斛出依青苗仍常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廣惠倉除留給孤貧乞丐人外其餘亦准此九日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近詔置京東等路常平廣惠倉欲量逐路錢物多少選官分詣提舉詔差河北路提舉官王廣廉等十二人詳見是舉常平門十一月二日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取索三司應干條例者詳具合行制置事

十九日御通英閣司馬光進請通鑑畢降階將退上命遷坐墊於闕內御
坐之前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淘淘皆
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故事非便
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收獲青以穀麥償者
寒耕熟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戶齊民非
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細民使之困瘁况縣官
督青之嚴乎此孟子所謂又稱貸而益之者也臣恐細民不聊生矣呂惠
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青苗
錢令民願取則與之不願者不強焉收獲之際令以中價折納穀麥此乃
所以救貧者之無息富民之暴露也今常平倉元價甚貴經十餘年乃一
糶或腐朽以害主吏或價貴人不能糶故不若散青苗錢之為利也光曰
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彼常平倉者穀賤不傷農
穀貴不傷民公私俱利法之至善者乎及其弊也吏不得人穀賤不糶穀
貴不糶反為民害况青苗錢之法不及常平之遠乎昔太宗平河東輕民
租稅而戍兵益衆命和糶糶草以給之當是時人希物賤米一斗十餘錢
草一圍八錢民皆樂與官為市不以為病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常

八朝長編

年未與寧

年凡四十八

卷八十二

二十二

松案一本有

常平倉主

無以易也四十

二字

法范鎮言

下青苗者上

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飢租稅皆免而和
糴不免至今為膏肓之疾朝廷雖知其害民而用度之不能救也臣恐異
日青苗之害亦如河東之和糴也上曰聞陝西先已行之人矣民不以為
病也光曰臣家陝西有自鄉里來者皆言去歲轉運司擅散青苗錢與民
今夏麥不甚熟而督責嚴急民不勝愁苦况今朝廷明有指揮彼得公然
行之乎轉運司今以聚斂為職取之無名猶欲括克况今取之有名乎彼
幹當青苗錢者全陛下前云百姓欣然賴此錢以為生者皆由其口所言
耳臣所聞者民間實事也惠卿曰光所言者皆吏不得人故為民耳耳若
使轉運司州縣皆得其人安有此弊光曰如惠卿之言乃臣前日所謂有
治無治法國家當急於求人緩於立法者也十二月二十三日條例司
言陝西路准備給青苗錢三十萬緡見封樁未及用乞支十五萬緡給府
界民戶青苗錢從之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
苗錢今為恤貧之並取民情屬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
搔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訪覺察違者禁止並以名聞敢沮抑爾諸者
按罰亦如之先是翰林學士范鎮言青苗者唐衰亂之世所為青苗在田
賤估其值收歛未畢而必其價是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而變唐虞

松案一本有

陛下雖富人

土不可得也

七百二十三字

法所奏之

謂也外

議修仁上

程案一本有

而章天下之

議十六字

法以息代

下於是上

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驚疑也迺者天雨垂地生毛天鳴地

震皆民勞之象惟陛下觀天地之變罷青苗之舉歸農田水利於州縣迨

還使者以安民心而解中外之疑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河北提舉常平

王廣庶近至京師倡言取三分之息又聞制置條例司欲行其法於天下

乞明詔有勿以強民仍且試之河北陝西數路故有是詔其後鎮又言伏

覲近降中書劄子四十道散下諸路約束分給青苗錢不得抑配人戶並

召情願者特申前詔耳非臣前所奏之謂也外議紛紛皆云自古以來未

有天子而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乞檢前二奏罷青苗錢追還使

者而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以正綱紀以息民言於是王安石曰鎮所

言天子開課場若非陛下明見周禮有此則豈得不以為媿哉前代人主

幾人能以周禮失事所以流俗之言常勝也二月一日判大名府韓琦

言唯轉運又提舉常平屬惠倉司牒給青苗錢兩十戶以上為一保三等

以下人為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

三等六千第一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以上

戶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

諸縣不得避出納之煩致諸人煽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

具結罪狀入焉遞申報以憑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
與理稍重與事中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
比无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過千三百以竊以
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寄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
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而公
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
而下皆立借錢貫百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
例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併之家也今皆多得
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十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之之
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為中頭雖云不
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坊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
充中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
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官勢可升黜又防
選官曉諭之時豈無偷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招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
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
色紬絹積年倚閣借皆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

無作毛
廷基誤

給一作休

放一作散

苗錢恐民一時借債則是易全納時甚難故自制以下來一路官吏上下
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
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
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重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
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新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相因歲月漸而取
之今官督青苗錢則不然須更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料
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今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寢有失陷其害
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苛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糶
米斗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歛過貴出糶不惟合於古
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甯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糶入而提舉
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為己功縣邑小官敢
不奉行差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
陝西等處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關過自
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
為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
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

能奉行而遽於諸路偏差提舉官以望四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恤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上奏至王安石白上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且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欲遊幸郡國賞賜至數百萬皆出均輸此乃所謂興利之臣也今陛下廣常平儲蓄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為天下理財非以佐私欲則安可謂之興利之臣乎上曰善然坊郭依錢如何曾公亮陳升之皆以為不當俵也安石曰坊郭所以依錢者以常平今多農田所須已足而有餘則因以振市人之絕又以廣常平儲蓄也廣常平儲蓄所以待百姓之凶荒不知於義有何所害公亮曰坊郭上等戶則無所用之下等戶則難於輸納安石曰既取情願則無所用者自不俵既有保甲則難於納者自不能請矣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之故故抑配上戶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有此嚴行紕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如河北路則恐不可抑配聞韓琦自諷諭諸縣言百姓皆不願投狀內一

九朝長編

事亦未是月

祭文 抑勒

可矣夫

此條添在

八月詔前

九朝長編

事亦未是

御史 通有

奉命

奉入十日奉

知前

縣切以為不便而為司錄陳絃者說譬曰若朝廷更遣人體問百姓反稱
情願則奈何於是乃不敢投狀儻河北一路有一人不願則韓琦必受其
狀以聞今韓琦自入奏乃無此則百姓不以為不便舉提舉官不敢抑勒
可知矣 八月詔諸路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覺察侵散青苗錢如有不
取人戶情願抑配者便仰依理止絕施行當職官有即具名聞初勅旨散
青苗錢並聽民從便毋許抑勒而提舉官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
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富相兼兼十人為保以富
者為保首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給十貫第三等給五
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為便而廣廉入奏稱民
間歡呼鼓舞歌頌聖德魯公亮陳升之知其非便故降是詔 十日參知
政事王安石乞分司不許初韓琦奏王安石稱疾家居又辨司馬光所為
批荅有士夫沸騰黎民搖動之語上手詔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
今詳覽之甚媿面目又令呂惠卿諭旨安石乃出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
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
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為疑安石入謝上勞問曰青苗法朕誠為眾論所惑
寒食假中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爾何足恤安石曰但

九朝長編
事亦未悉
知

法入二十三
日
上

卷一百一十五

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必無失陷廢物之理預買細絹行之久矣亦
何嘗失陷廢物若陛下內不能無疑而明示大臣以試行此法則必有諷
諭所在今故意拖延又非理科擾人戶然後奏請此法不便者今當明示
此法不可變若推行不善如法按治糾罰則人不敢壞法而法行由是持
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二十三日知渭州蔡挺言今路累年災傷若支
青苗錢恐催納不前或致逃散乞且行於陝西近襄州軍詔陝西轉運提
舉司體量沿邊民戶可以給散並依條施行 同日詔以韓琦論青苗奏
付制置三司條例司 同日右正言李常言獻議之臣措置失當設法遣
使布滿天下臣博訪民俗皆謂此法雖一切取民之願然不免使人易於
得財侈於妄費不計後日輸官之難而臨時迫促况今官吏務為希合百
端罔民其尤甚者使善良避給納之費虛認貫百以輸二分之息臣考之
三代下至近古未聞欲求平治輔養元元而為法如此之弊者願一切寢
罷詔李常分析何處州縣使善良避給納之費虛認貫百以輸二分之息
以聞 初上閱常奏顧曾公亮陳升之曰常平事皆經中書行遣今人言
紛紛如此乃因執政議論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為不可陛下欲力行
之賴臣力爭分作兩料升之曰臣今不欲如此今已書奏更不敢言上曰

希合
功効

九朝長編
事本末公亮
曰公亮以理
也
條入三
日
何

若以為不可當極論之何以書奏既書奏何以至今乃論議不一且此法有何不便公亮曰陛下不徇問其不便陳升之乃元初法之人李常亦同議論今尚皆以為言則其不便可知王安石曰臺諫詢詢如此陳升之雖然當變臣愚誠不見其不便不敢妄同流俗升之曰此但財利事雖不何所害臣在政府曰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嘗恥之安石曰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為耻若為大臣畏流俗不敢為人主守法者臣亦耻之公亮因請罷提舉官收新法付提刑行之上曰如此則是新法善但提舉官非其人耳提舉官容有非人提點刑獄豈得皆善乎公亮曰若陛下并新法悉廢之尤善上曰新法有何不善若推行有害但細責官吏則害自除矣趙抃請且俟今年一料權止之俟無害乃行安石曰不可如此則人必有故為沮壞失陷罰百姓以破新法於是上問李常疏如何處置安石曰常言善良人不納錢只認二分之息者可令常分析是何州縣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諫官許風聞言事豈可令分析二十四日條例司言開封府祥符縣自今月十二日住散青苗錢云准提點司稱已得中書指揮住散本司詳中書無此指揮欲下開封府根勘施行從之時知陳留縣姜潛之官繞數月青苗錢恩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又移

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收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獨得不散府寺既潛
壘令使其屬挨驗一皆如令潛知必不免稱疾去官二十七日條例司言
河北轉運司奏坊郭多有浮浪無業之人深慮假托名目請出青苗錢却
致失陷已牒州事未得給散別聽朝旨本司看元降勅意指定支與鄉村
人戶如有羨餘方及坊郭有抵當戶乞偏下諸路遵守從之仍詔河北其
轉運司劉庠擅住不給散更不問罪時劉庠奏至王安石曰近東京王廣
淵一面施行鐵冶事事皆便利朝廷從之然以不候朝旨不免被劾而陸
下寺旨放罪今河北既擅行止後又事不可從何可但已陳升之曰如此
則愈於新法非便安石曰不如此乃於新法非便王廣淵等力行新法故
事雖可從而被劾劉庠等力沮新法故事雖不可從而不問如此則人必
為大臣風旨以為於此有所好惡安能無嚮背之心蓋朝廷法令務在均
一不可有所偏黨上令依廣淵例放罪而升之等固爭以為不當如此上
固令降指揮趙抃曰臣在河北亦嘗如此奏事朝廷亦不問上曰自是
當時失問升之曰河北轉運司言亦有理不可罪安石曰法令有餘則職
坊郭之願請者十人以上為保及有物業過抵當之半者乃給如何恐有
浮浪之人遂不給散升之曰議令有罪乃商榷法安石曰議令者死管子

猶少於元條欲廣儲蓄量減時價指揮不相違戾固無失信之理又周禮
國事財用取其於泉府之官賒貸之息今常平不願於三司專以振民之
絕此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國事之財用故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一言者
謂上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即從來無年之家今乃立定貫伯許之貸
借非抑兼并之意又河北每保須上三等戶一人上等戶必不願請官吏
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提舉官峻青州縣如民
不願請即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願請即當別作行遣州縣官吏懼提
舉官曉諭苟免揭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散配本司今按鄉村
上三等城郭有物業戶亦有闕乏之時從人舉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
貧民有餘剩以給此等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之勅抑兼并之
意河北每保須上三等戶一人者蓋以檢防浮浪之人若上戶肯與同保
即非浮浪之人若無上戶肯與同保即自不許支給何須更行散配若謂
上三等戶必不願請須差作甲頭自是抑勒違法况今年開封諸縣是有
上三等戶願請即非抑勒以近驢遠事理可理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止
是關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脅須令抑配若提舉官或急於功利
調州縣抑配即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其為朝廷委任皆在是舉

官之上若有州縣官有故欲隨壞新法或曲徇提舉官意指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及具事狀聞奏豈宜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一言者謂百姓各有今戶稅賦及預買紬絹又生此一重預給青苗錢則人戶不易本司今按百姓賦稅之外逐路承例科歛名目誠多然當缺乏之時不免私家舉債出息常全一倍此所以貧者愈困也今貸與常平本錢更濟其艱急又止令約熟時中價納斛斗時物價貴然後令納見錢比元本不得過二分即是免於兼并之家舉一倍之息民戶有何不易一言者謂但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猶為困苦朝廷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往往綿地數百里棄為汙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問可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畝則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子未有補也至有非泛用度或不免就上等戶強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家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業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

已如此言然此非議令乃違令也不知三代以來違令者亦有罪乎升之一
等猶固爭以為朝廷如此則人自今不敢為轉運司矣安石因為上言薛
向但奏一寨主罪乞行重責中書欲据向罪乃至檢條數日條既當奏猶
未肯已今庠明有違勅之愆朝廷但令放罪而大臣乃皆以為不可此其
意何也中書用法輕重如此則人情何由不嚮背議論何由不詢詢上曰
韓琦專四路事然論奏此事亦不敢一面止住依給乃因令放罪而有是
詔同日詔取韓琦所論青苗文字入內 二十九日翰林學士司馬光言
近嘗上疏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倉使者未聞朝廷少
賜采錄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皇皇不安臣
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
酌下情與眾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未嘗有四海之內卿士大夫
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為非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
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使之決其是非若臣言果是乞
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收還樞密副使勅告以臣妄言及違慢之罪明
正刑書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進退有地詔收還樞密副使勅告依舊
供職初上有旨用光王安石曰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

九朝長編紀

事不末是月

甲子五又多不

我係入四日

制置三司者

八利長編紀

事不末林希

三三遂欣茲

乙未八三月

一百者

則興端之人氣勢日倍光雖不能合黨然朝夕所以切磋琢磨者乃劉放
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者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及是
上遂欲罷光曾公亮持之不奉詔曰青苗事臣等數論奏上曰此事何須
於樞密副使光不當以此辭職公亮乃已三月一日曾公亮陳升之皆
稱疾在告與王安石爭青苗事不勝故也四日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群
臣數言常平新法不便今畫一申明乞勅諸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
官曉諭所屬官吏使知法意一言者謂元勅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
提舉官乃令出息三分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
取息有至二十而五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給青苗錢
但約熟時酌中物價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既言量減市價納錢
即是未定納實數故河北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京西陝西等路大
抵不過二分而已凡此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納時倍貴
州縣量減錢不多致虧損百姓即非法外擅為侵剝也就諸路所約唯河
北最多然云不過三分即非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當納本色
不收其息或止收一二分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
不為多近又令預給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

農理財免人役為政事之急誠知方今之憂為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主管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為此而已固非使之股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致遠近之疑一言者謂今常平千餘萬緡散作青苗錢民所欠肩財力既盡加以水旱之災不得不為之倚閣因郊赦除之十年之後千餘萬緡散而不返矣常平舊法自古立制而無失陷之弊不當要改本司今按常平新法預給價錢並令公人識認又須十戶以上為一保如河北又須保內有上三等戶一人自來預買紬絹及給青苗鹽其閑防法未能備具如此乃不聞有拖欠除放則常平新法自非官吏故欲沮壞不容獨致失陷官物今新法之中無存舊法但以舊法廣儲蓄抑兼并賑奇弱之方求為未備又無專領官司所以諸路例多糴價高斛斗全有經數十年出糴不行無補賑救又糴糴之時官吏姦弊百端故須約周禮賒貸增修新法專置一司提舉覺察汰廢舊法違古制也一言者謂新法不當示之條約明言利息本司今按周官貸民明言以國服為息蓋聖人立法推至信於天下取之以道非為己私於理何嫌而不可明示條約一言者坊郭戶既無青苗不可倚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糴與坊郭之人今若給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倚借是令

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朝廷賑救之絕之惠也周禮貸民之法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非專用陝西預散青苗條貫也今新法方行若官吏不能體朝廷立法之意不肯公共推行或以錢斛抑配與人或利在易為催納專倚於物力高疆戶或留滯百姓不為及時給納故縱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厚費或不量民物力給與錢斛太多致難催納或不能開防辦察令浮浪之人自為一保冒請官物致難催納或拖延不為及時催納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類自是州縣官吏弛慢因緣為姦不可歸咎於法乞令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常切覺察依條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糾劾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失於覺察致朝廷察訪得實亦當量罪第行朝典從之先是翰林學士司馬光范鎮御史中丞呂公著及諫官御史孫覺李常張戢程顥等言常平新法不便而韓琦相繼論奏詔以琦等章付制置三司條例司故上此奏其後琦又言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於青苗錢明取三分之利有傷國體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顧但恐人腹非不敢公言臣被顧三朝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加傳訪所冀陛下灑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鼓舞聖明不為盛德

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他也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條件疏
駁乞中勅諸路及直指揮進奏院以中書曉諭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
司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要切之語唯舉大槩用偏辭曲為沮難及引
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
無復敢言其非者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辯別欲望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
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言不當並當釐極若制置司處置
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權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司
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眾心一制置司云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承息
有至二十而五而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
分數以下為多過物倚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猶少臣切以
周公定太平之法必無利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
同按周禮泉府掌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窮於民者以其償買之物
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買者各從其抵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
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償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
以官元買償與之比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
過三月鄭樸云賒賈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賈賈物賈公彥疏云賒與民

不取利也經又曰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眾釋云貸者為從官借本貸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肯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臣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貸者亦不求民之利但令受所貸錢使輸國服即以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寄萬泉者則基出息五百臣請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有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序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則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則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則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民取貸萬錢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寄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十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肯於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於如上

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以元買價與之
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
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中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竒錢取息之一
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竒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
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解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在所贏
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僅一千贏五千僅五百餘皆據利僅什一臣謂
王莽時官竒今萬錢歲終贏得萬錢止令納一千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
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猶為寬少而王莽之役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
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
政而竒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比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
不辯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明又隨畝更有農具牛
皮鹽錢趙錢鞋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
斛斗低估價直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入每歲散官鹽與民謂之廢鹽折納
絹帛更有預罰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
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為放青苗錢取
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比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

哭也又制置司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恐納時斛
斗陪青州縣量減錢數不多若物價依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所
謂此論不啻也緣小麥最為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蓋恐積留
損壞今歲雨雪及時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民納本色蓋納下本色
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小麥絕少必難兌換
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無錢散與民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
本無令民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止令言民願納錢息
不容納本色則民須全糴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
置司云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亦有缺乏之時從人舉債豈是無
并之家臣切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
家比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為非兼并之家者止欲多散青苗錢
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勅意本務極濟困乏却以錢放與此等戶則天
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為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
之於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開質庫課場若悉取民倍息以傷貧
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太近衰削不忍
為之今青苗錢一事無乃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三等戶一人者蓋以檢

防浮浪之人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戶必不肯請須全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違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為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唯以散錢數多為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為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惟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為困苦朝廷非泛用度或不免就上等戶強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主管農田水利差役事者比以為此固非使之脫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兩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自來衣食皆借仰以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大姓固不願請青苗錢又廣南土曠人稀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為不便豈得不致遠近國家幅員至廣一方水旱時所不免

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恤之故得飢饉復蘇流庸者
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就上等戶強借錢物唯是英
宗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故有三兩
路州軍嘗借於坊郭富民然亦即時輩還今制置司指為暴令以頒布天
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譽之甚誠可駭也一制置司云常平
舊法亦糴與坊郭之人周禮貸民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
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為不實蓋
自來常平倉遇歲不稔物價高合減元價出糴之時鄉村則下諸縣取逐
鄉近下等戶姓名印給開子令執赴倉每戶糴與三石或兩石坊郭則每
戶糴與浮居戶每口五升或一斗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未嘗見坊郭
百姓有物力戶乃來零糴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為名欲多
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
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以內藏庫支絹二
十萬匹為河北常平本錢轉運常平倉司遂申制置司募請人依青苗錢
法制置司劄子依所申施行坊郭戶願請者亦聽真定府當請絹三萬匹未
及般取常平倉司差殿侍康承丙詣屬縣催促真定府以為張皇擾擾戒

承丙母下縣牒常平倉司追還牒臣本司照會臣逐錄奏庶朝廷見其為
害之深却准中書劄也康成丙本係皮公弼等乞差充使幹當兼累令提
點刑獄司覺察所散青苗錢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便令止絕且當職官姓
名奏劄與臣知臣勘會轉運司昨配青絹與坊郭每匹估錢一千五百三
十至一千六百限半年納錢下等戶猶有破產家產方能貼納者今提舉
官以絹二十萬匹每匹上等作千三百五十每千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
千六百一十下等作一千三百并利亦是一千五百六十並隨稅止是百
餘日納足與轉運司青絹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為害更差使臣督迫
給散縣邑小官苟免過咎以抑配為情願何可辨明且制置司雖大臣主
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直指揮許散絹與鄉村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
郭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聞中書樞密院不奉聖
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之外又有一中書也中書行事亦須進呈
或候盡可未嘗直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知在外守職臣察誰敢
不從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為便其後二十五日樞密使文房
博數言青苗不便上曰吾令中使二人親問民間皆云甚便房博對曰韓
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閹乎王安石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之物

本朝長編紀

有本末是月

乙未上州人

情也

添大序並
聖後

長編無處補

必倍舊例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二
人潛察

府界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上行其法益堅